

十一註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十二註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陳皞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知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十三註曹公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王皙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注曰一云不頓是也。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陳皞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聞舉不困窮也。王皙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故曰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知地知天勝乃可全。

云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故此云知彼知己也。上文又云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蓋地形者兵之助故孫子重言之也。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原本作勝乃不窮按舉而不窮者謂窮困也。此云勝不可以窮言也。上文諸言勝之半也。故此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全字與天爲韻。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

上文天ヲ云ハズト雖モ天時ハ地形ト共ニ兵ノ要ナリ故ニ此ニ知天ト云フ。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梅堯臣曰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王皙同梅堯臣註。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孫子十家註卷十終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九地篇

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皙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士卒戰志少クシテ散シ易シ故ニ散地ト云フ。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也○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張預曰此九地之名也○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其地爲散地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李筌曰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爲散地○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故曰散地○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同曹公註○何氏曰散地士卒恃土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入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鄆人將伐楚師鬪廉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鬪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

也遠去己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為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為所恃要衝皆為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梁皆為所恃要衝皆為所據還師返旆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為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為餌敵入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難行之道者為圯地
美反據通典補○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圯沮洳地也音皮久留宜速去也○梅堯臣曰水所毀圯行則猶難況戰守乎○何氏曰圯地者少固之地也

不可為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所由入者險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眾者為圍地
杜佑曰所從入則險歸道遠也持久而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覆勝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險歸則迂也○何氏曰圍地入則險歸則迂回進退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宜必塞其闕後有險難敵絕我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

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關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旌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戰則亡者為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杜佑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杜

故為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尙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據通典補○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我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選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嚴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瀝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乃是也○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進旁不得走不得速戰也○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窳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鬪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視使吾弓弩俱守其所○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

散地則無以戰

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曰。此地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鬪則不勝。是不可以戰。○王皙曰。決於戰。則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入深入。專志輕鬪。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為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進之速去。○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卒心不專。無以戰。為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為利。○王皙曰。無故不可止也。○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伴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銜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據通典補。○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杜佑曰。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杜佑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張預曰。我欲往而爭之。而敵已先至也。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伴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乘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 通典作無相絕。○曹公曰。相及屬也。○

杜牧曰云云ノ杜牧ノ下疑アラクハ脱文アラ

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李筌曰。不可絕間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四而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致隙。○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皙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吾既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衢地則合交 原本作交合。從通典。改正。○曹公曰。結諸侯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杜佑曰。交結於諸侯。據通典補。○李筌曰。結行也。○杜牧曰。諸侯之交。又云。旁國也。○梅堯臣曰。地處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交。○王皙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強。○張預曰。四通之地。先結交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倚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掠取財物。據通典補。○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如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也。此筌以掠字為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為持久之計。以伺敵也。○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王皙曰。深入敵境。則掠饒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杜佑曰。無稽留也。○杜佑曰。無稽留。不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圯地則行 可止。據通典補。○李筌曰。不可為溝隍。宜急

行ハ去ルナリ。

去之。○梅堯臣曰。既毀圮。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王哲曰。合聚軍衆。圮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則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圍

地則謀

○李筌曰。智者不困。○杜佑曰。發奇謀也。居此則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梅堯臣曰。前有險。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

死地則戰

也。○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自戰也。○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而戰者亡。○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衆寡不相恃。○梅堯臣曰。驚擾之也。貴賤不相救。○曰。散亂也。○上下不相扶。○原本作救。從御覽改正。○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散擾而集。聚不得也。○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

而不一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

愛ハ惜ナリ、敵ノ利トシテ惜ム所ヲ奪ハバ敵我ガ自由ニナルベシ。

其右。惶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懼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合。或雖合而不能齊。○王哲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更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擾之令見利乃動。不亂亦當有利。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動無利則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

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擾。散亂無所不至也。○王哲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皞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

危地ニ在リテ人自ラ相戒メ親ムナリ。

迷信疑惑ヲ去リテ必死ヲ決スルナリ。

危地ニアリテ財命ヲ惜ムヲ知ラザレバナリ。

則闔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不得已則闔。

拘係也。○梅堯臣曰：何氏同杜人皆悉力而闔也。○梅堯臣曰：張預曰：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闔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

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曹公曰：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哲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懼，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吳越何患乎？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一本作至死無所，疑之計。○曹公曰：禁祥之言，去疑惑之計。○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士必不亂死而後已。○王哲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則禁止之。○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之衆。

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張預曰：若有財貨，恐士卒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致死者，不得已也。

願。○曹公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感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爲約，未死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收說是也。○王哲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爭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若曰：先決其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無由克之。若荆軻與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爲羽聲，抗慷慨，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劇之勇也。○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劇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劇之勇。○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劇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劇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劇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齊桓公。

故善用兵，譬如率然。○梅堯臣曰：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初學記引此文，微有異。○梅堯臣曰：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

孫子十家註 卷十一 九地

馬子縛(方)シ輪ヲ埋メ
テ動クベカラザル形ヲ
爲スモ、士卒ノ心未ダ
必ズシモ固シト爲スベ
カラズ。

軍政ノ道ニヨレバ衆人
ノ勇ヲ齊クシ一心ナラ
シムベシ、此レ固ノ尤
ナルモノナリ。

手ヲ取リテ一人ヲ使フ
ガ如ク、自由ニ士卒ヲ
使フ、之ヲ已ムヲ得ザ

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仇讐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張預曰吳越

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李筌曰投兵無所往

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馬埋

之地。人自鬪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

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

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陳皞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

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死之地。使懷必死之憂。則首

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

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

右。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

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

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勝取所可必

待者。要使士卒齊勇若一。政之道也。○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也。○杜牧曰

相應如一體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

也。○陳皞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

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王哲曰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

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

之勢也。○杜牧曰強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

弱一勢是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

ルノ地ニ置クバナリ。

使一人不得已也。

○賈林曰攜手翻迭之道。使於回運。以後爲前。以前爲後。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

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哲曰

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將軍之事。靜以

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幽正以治。○曹公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

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張預曰其謀事能愚士卒之耳目。

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使之無知。○曹公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李筌曰爲謀未熟。不欲

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曹公曰。○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

使知之。○王哲曰杜其見聞。○何氏曰同杜牧註。○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

所緣之本也。○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哲曰已行之

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

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

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

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也。○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李筌曰行路之便。衆

問我。所由也。○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陳皞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

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

退ヲ得ズ、必ズ進ムナリ。

九地ノ變ハ屈伸、人情ノ因リテ變化スルトコトナリ。

能知也。○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慮也。○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登高，○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

發其機。○陳皞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

驅而來，莫知所之。○曹公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聚

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曹公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為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置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曹公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不可不察也。

淺則散。○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地，變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己國越入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開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張預曰：敵當一面，入深者，重地也。○梅堯臣曰：歸軍為家，故心無散亂。入淺者，輕地也。○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背固前隘者，圍地也。○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背固前隘者，無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李筌曰：一卒之志，○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可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之也。○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之也。○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之也。

輕地，吾將使之屬。○通典之作其鄭氏遺說同。今本。○曹公曰：李筌曰：使相及屬。○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皙曰：絕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也。

爭地，吾將趨其後。○利地在當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防逃遁。○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為多字。○杜牧曰：必爭之地，從其後，使相及也。○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為多字。○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陳皞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

隊伍ヲ連屬スルナリ。

孫子十家註 卷十一 九地

御覽敵下有則其交不得合孟氏曰以義制人誰敢拒○李筌曰夫并家字下同

餘也能分敵也○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

但以威加於敵逞己之強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

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王哲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

○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己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

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雖而不聚矣若晉楚

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

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之交御覽不爭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

城可拔其國可隳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天下

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仲也言不結鄰援不善養機權之計但逞

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

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

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

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

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

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

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

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

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梅堯臣曰敵既

不得與諸侯交合則我亦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爾威亦爭勝於敵矣故可拔其

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哲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

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

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入國可得而奪之

賞懸無政之令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

國之時故懸法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堯臣曰瞻

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王哲曰杜姦媮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

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使一人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李筌曰善用兵者爲

犯ハ動カスナリ。

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利勿告以害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哲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

於戰鬪勿論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表行儉不告士卒以徒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言利勿告以害

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鬪以求生韓

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九地

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入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來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泚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而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闕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與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應數百騎。以西忠勸。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騎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陲。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

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勝敗在人爲之耳。○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關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之。破之必矣。○梅堯臣曰。佯怯伴弱。亂伴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并敵一

向千里殺將。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此謂巧能成事者也。○曹公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者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勝敗在人爲之耳。○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關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之。破之必矣。○梅堯臣曰。佯怯伴弱。亂伴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并敵一

向千里殺將。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此謂巧能成事者也。○曹公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者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

敗ノ字ハ義無シ。
順ハ循ノナリ、詳ハ伴ニ同シ、或ハ敵ノ意ニ循ヒ或ハ之ヲ伴ハリ逆フ、彼進マント欲スルニ進マシメテ之ニ勝ツアリ、退カント欲スルニ計ヲ以テ進マシメテ勝ンアリ、前者ハ順ニテ後者ハ伴ナリ。

動兵ノ令ヲ下ダスノ日即チ内外ノ交通ヲ絶

開闔ハ開者ナリ。

敵ノ開者ニヨリテ敵情ヲ察シ其ノ愛スル所ノ何タルカヲ知リ、暗ニ開者ニ吾何日ヲ以テ何處ヲ攻メントスト云フコトヲ漏ラシ、而シテ敵ノ跡ヲ踐ミ敵ニ隨ヒテ其計ヲ破リテ勝ヲ制スルナリ。

○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為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有間使來，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道梁，斷毀符節，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曹公曰：杜牧曰：勵於廊廟之上，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磨勵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費謀不外泄也。敵入開闔，必亟入之。○曹公曰：敵有間，氏曰：開闔者，有間來，則疾內之。○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開闔謂開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先其所愛。○曹公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乘之。○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微與之期。○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杜牧曰：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王皙曰：權誘也。微者，所以示密也。公曰：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先據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公曰：行踐規矩無常也。○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刻墨。○賈林曰：刻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為。○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王皙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言敵人初時謂我所能為，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謂也。○王皙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終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火攻篇

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據通典補李筌曰焚其營

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殞○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成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衆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芑乘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規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互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

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園以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園命董璋以東川儒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園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三月，園陳于金雁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篋互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據《通典》補。○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為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

三曰火輜。 四曰火庫。 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據《通典》補。○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服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十，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恍惚，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墜也。以火墜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強弩射敵營。

因八下文ノ時ト日トナ

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隊一作隧。○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行火必有因。○曹公曰：因姦人，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籬火杏火兵火戰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乘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梅堯臣曰：不妄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燥易燎。○張預曰：天時早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 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箕東壁。 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翼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宿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

速ニ攻メズシテ、其變ヲ待ツベシトナリ。

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

應之於外。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而其兵靜者。

原本無而其二字。○杜佑曰：不驚擾者，必有備也。○王哲曰：以不驚敵者，必有備也。○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曹公曰：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梅堯臣曰：極其火力，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哲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梅堯臣曰：極其火力，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哲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梅堯臣曰：極其火力，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哲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

火發於內，則早。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外，則遲。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內，則早。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外，則遲。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內，則早。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外，則遲。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內，則早。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外，則遲。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內，則早。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火發於外，則遲。

御覽：早作軍誤。○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開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張預曰：火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

戰功ノミヲ主トシテ其功ヲ修メ、國利民福ヲ思ハザル之ヲ費留ト云フ、費留ノ義未詳。

利ハ國ノ利ナリ、得ハ勝ヲ得ベキコトナリ、危ハ國ノ危キナリ。

可以久奪險要蓄積也。○王皙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

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皙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與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賈林曰：明主慮其功，良將修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克捷之功。非利不動。御覽

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非危不戰。○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張預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

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將不

可以愠而致戰

御覽一引作合戰。○王皙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張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小。合於利而動。通典御覽兩引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與兵，將則可以言戰。○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杜佑地篇亦云：合不合於利而止。○賈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

不合於利而止

○賈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愠。○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鬪，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愠，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皙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一旦人ニ對シテ怒リ愠ルモ又相歡スルコトアルハシ、怒愠ニ乘ツテ人ヲ殺シ國ヲ亡ボサバ之ヲ復スベカラズ。

通典及御覽無全軍二字。脫。○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終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用閒篇

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閒謀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閒不可也然用閒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句脫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為井田怠廢於未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與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

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閒謀令窺敵之動靜是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閒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閒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皙曰恡財賞不用閒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非人之將也

念ハ疲ルナリ、事ハ農桑ノ事ナリ。

爵祿賞金ヲ惜ミテ肯テ閒謀ヲ用ヒザルハ民ヲ苦シムルノミニテ功無ク不仁ナリ。

開者ヲ用ヒテ先ヅ敵情ヲ知ル、故ニ功ヲ成ス。

梅堯臣曰、非

將人成功者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開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

人將不荷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皙曰、先知敵情、制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開謀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開謀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開謀。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先知者不可取。

鬼神ニ禱リ、事ノ形アルモノニ考ヘ、土地人民ノ數ニ驗スルモ知ルベカラズ、必ズ人ヲ用ヒテ敵ノ情實ヲ探ルニヨリテ知ルベシ。

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類求也。○張預曰、不可以事類而求。○李筌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開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

於鬼神。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不可象於事。○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開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曰、不可以事類而求。○李筌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開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

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故用開有五。有因開、有內開、有反開、有死開、有生開。梅堯臣曰、五開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開之名、因開當爲鄉開、故下文云、鄉開可得而使。五開俱起、莫知其道、是

爲神紀。通典御覽。人君之寶也。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開也。○李筌曰、五開者、因五人用之。○杜牧曰、五開俱起者、敵人不

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鬼神之神紀。人君之重寶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梅堯臣曰、五開俱起、以開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張預曰、五開循環而用。因開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杜牧曰、因敵鄉人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邱、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益、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

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

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章孝內開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杜佑曰、

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杜牧曰、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李筌曰、因敵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賜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

敵ノ間ヲ利用ス。

復間其君臣使不和也。○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
 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魏伯等率兵從秦擊雄，將李驥於道設伏，秦以長梯倚城而
 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秦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
 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為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
 師，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開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
 模率其眾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寶建德，入武牢，世
 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眾鳴鼓建
 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
 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
 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
 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
 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
 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
 殺秦將桓騎，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
 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
 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
 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
 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伴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師相語，是曰反間。據通典
 御覽補：○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為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
 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為我用，或伴為不覺，示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為我
 用也。陳平初為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願

吾が間者ヲシテ吾が詐
 ナ敵ニ傳ヘシム、後ニ
 詐ナルコト知レテ間者
 必ズ殺サル、故ニ死間
 ト云フ。

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
 斤金，行反間，則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
 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
 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其地，項
 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伴驚曰：吾以為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
 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
 肯聽亞父。亞父開項王之疑，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偽
 事給之，或以厚利啗之。○王皙曰：反敵間，反為我間也。或雷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
 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
 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
 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
 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
 燕人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趙將趙奢
 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開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
 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為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齮攻韓，取上黨，民走趙，趙
 軍長平，齮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唯使
 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
 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為上將軍，射殺
 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偽辭，或伴為不知，
 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為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伴驚楚使是也。死
 間者，為詐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此與李筌本同也。按
 杜佑曰：作詐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詐事輸敵，敵
 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詐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

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開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貸免，相勅勿泄，伴不秘密，令敵開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開。○李筌曰：情詐為不足信，吾知之，今吾動此開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為非傳也。○杜牧曰：詐者詐也，言吾開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開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開者不能脫，則為敵所殺，故曰死開也。漢王使鄭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橫怒烹鄭生，此事甚近。○梅堯臣曰：以詐告敵，事乖必殺。○王皙曰：詐而開使敵得之，開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開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綏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偽以赴之，吾開至敵，為彼所得，彼以誑事為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偽為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或主怒誅其臣，并殺開僧，此其義也。然死開之事非一，或使吾開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開者立死，鄭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生開者，反報也。○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為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開。○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開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捷勁勇，開於鄙事，能忍饑寒垢耻者為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開。○梅堯臣曰：使智辯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為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開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

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開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故三軍之親。○杜佑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為親近。○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開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為親密。賞莫厚於開。○杜佑曰：厚賞之，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也。能使開，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開楚君臣。○王皙曰：獨將與謀。○非聖智不能用開。○杜佑曰：不能事不密，則害成。○王皙曰：獨將與謀。○非聖智不能用開。○杜佑曰：不能通典，御覽補。○杜牧曰：先量開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皙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非仁義不能使開。○杜佑曰：仁義者，則賢者歸之，後能為開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非仁義不能使開。○杜佑曰：仁義者，則賢者歸之，而義使，則開者盡心而覘察，樂為我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皙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略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開者竭力。○非微妙不能得開之實。○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泄漏。○杜牧曰：開其情偽，虛實也。○梅堯臣曰：防開反為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皙曰：謂開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開之事實。○張預曰：開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

開謀ノ秘密ヲ先ツ聞ケル者及ビ之ヲ漏ラシタル開者ハ同ジク之ヲ秘ス。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開也。

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開事未發而先聞者，開與所告者皆死。○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皙曰：丁寧之當事，

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開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何氏曰：兵謀大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開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開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凡軍之所欲

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開必索知之。

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來開我，當使開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開者之說。漢高伐秦，至曉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以得登其床也。○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開先知，則吾開可行矣。○王皙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關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

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名，姓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必索敵人之開來開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取其印亦近之。

是而可知之，故鄉開內開，可得而使也。

知敵情，鄉開內開者，皆可得使。○杜牧曰：若敵開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開，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開內開也。此言使開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開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開內開，可使反開誘而使之。○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開而知之。○張預曰：因是反

詐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開，知彼可詐之事，使死開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開可使如期。

知敵情，生開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因詐事而詐之事，使死開往告之。

是ハ反開ナリ、反開ニヨリテ敵情ヲ知リ、因テ他ノ四開ヲ用フ。

往復期ノ如クナルナリ。

期○陳皞曰言五開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梅堯臣曰令吾開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開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開以利害說敵情須因反開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開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開之事主必知之勤於五開主切知之知之李筌曰孫子殷

之必在於反開故反開不可不厚也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開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開者五

開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杜牧曰鄉間內開死開生開四開者皆因反開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開最切不可不厚也○梅堯臣曰五開之始皆因緣於反開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開以知敵情然五開皆因

反開而用則是反開者豈可不厚待之耶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伊摯也曹公曰呂牙太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

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為民也○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為人開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

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故惟明君

賢將能以上智為開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開者蓋不以攻為主為將者可不慎之哉

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開其妙非一即有開其君者有開其親者有開其賢者有開其能者有開其助者有開其鄰好者有開其左右者有開其

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開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

審擇賢能使規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伴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開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略以厚利說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遠恐彼恠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開間人亦用開以開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規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伴為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開之彼若將我虛以為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開其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鄆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開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開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為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為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開如人之無耳目也○王哲曰未知敵情也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為耳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終

武經直解序

洪武三十年歲在丁丑。太祖高皇帝有旨。俾軍官子孫講讀武書。通曉者臨期試用。寅觀舊註數家。矛盾不一。學者難於統會。市肆板行者。闕誤又多。雖嘗口授於人。而竟不能曉達其理。於是取其書。刪繁撮要。斷以經傳所載先儒之奧旨。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格言。訛舛者稽而正之。脫誤者訂而增之。幽微者彰而顯之。傳會者辯而析之。越明年藁就。又明年書成。凡一十二卷。一百一十四篇。題曰武經直解。嗚呼。兵豈易言哉。觀形勢。審虛實。出正奇。定勝負。凡所以禁暴弭亂。安民守國。鎮邊疆。威四夷者。無越於此也。聖人於是重之。故仁

義忠信。智勇明決。兵之本也。行伍部曲。有節有制。兵之用也。其潛謀密運。料敵取勝者。兵之機也。一徐一疾。一動一靜。一予一奪。一文一武。兵之權也。不有大智。其何能謀。不有深謀。其何能將。不有良將。其何能兵。不有銳兵。其何能武。不有武備。其何能國。欲有智而多謀。善將而能兵。提兵而用武。備武而守國。舍是書何以哉。兵者詭道。是以孫吳之流。專尚詐謀。司馬法以下。數書論仁義節制之兵者。閒亦有之。在學者推廣默識。心融而意會耳。雖然。兵謀師律。儒者罕言。譎詭變詐。聖人不取。仁義節制。其猶大匠之規矩準繩乎。大匠能誨人以規矩準繩。而不能使之巧。寅爲此書。但直解經文。而授人以規矩準繩耳。出奇用巧。在臨時應變者。自爲之。非寅所敢

預言也。狂斐踰僭。得罪聖門。誠不可免。然於國家戡定禍亂之道。學者修爲戰守之方。亦或有所小補云。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重較武經直解序

攷古兵法之作。起於軒轅。備於成周。下迨戰國之時。文成曲逆。二氏刪取要用。定爲三十五家。任宏較理。又更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迄今兵家者流。著書固多。然未有若七書之備者。但其意深微。讀者不無疑闕。予蒿目時艱。留心武備。及見市刊數種。皆失諸闕略。且謬誤多甚。亥豕相沿。弊習久矣。今春北上。過訪史閣典笈。吳于翁渠出其武經直解藏本。予展視。知爲太嶽公增訂劉拱辰先生者。其中罔匪折衷諸家舊註。取長棄短。參合經史。斷以己意。凡有闕文誤字。咸補正而註釋之。憂學者之難入也。易其言而示之。恐學者之無據也。引其事而實之。辯尉繚之非。明李靖之失。析張商英之虛。闡素書之真假。抑周史之傳會。以昭文王太公之本心。人果能熟讀詳味。由直解而知七書之意。融會

貫通而求知。夫用兵之術。於以登壇號令。拊國家元功。爲曠世良將。詎弗偉哉。予較訂方完。伏蒙簡命學政。敢不欽遵明旨。俾膠庠肄習。弗替。因勸于翁。授諸梓。不特東人之子。恃爲蒿矢。庶天下折衝之士。咸獲所指南耶。丁丑春日。錢塘翁鴻業書於絲綸館。

重較武經直解序終

增訂武經直解小引

旨哉宣師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備之爲言。思患而豫防之者也。假令奇正變化之妙。居恆弗克。燎若指掌。一旦狼煙傳。愾愾嘗試。未有不失。晁錯之兵要者。所以月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誠非樂於觀兵也。洪惟聖朝御極。命天下官軍子孫。講讀武書。前輩劉拱辰先生。取註武經諸說。折衷爲直解。懸之國門。靡可增減。不謂成平日久。表章無人。講習終鮮。今上踐阼。號稱明盛。宜切日中之憂。余自書直解。進呈之餘。急出內閣所藏劉先生直解原本。詳加訂證。析爲十二卷。申明武學。俾世勳子姓。兔置野人。咸獲指南。庶仁義節制之師。有弗戰。戰必勝矣。斯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大意云。

萬曆五年歲次丁丑孟冬朔日。

江陵張居正題。

增訂武經直解小引終

吳起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君疑之。謝吳起。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

產求仕。非實貪也。是貪榮名耳。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盡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楊子曰。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

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

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贊曰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死後留權

吳子目次

圖國第一	五
料敵第二	一五
治兵第三	二三
論將第四	三一
應變第五	三七
勵士第六	四五

吳子直解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莆田黃獻臣詮解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

圖晉大夫斯也。

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

之事。

圖吳姓起名也其先本魏人學兵法為魯將破齊有功人有說起者魯君疑之遂去魯適魏服儒者之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晉大夫魏斯也與趙籍韓慶共分

自稱也。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蓋言戰伐之事也圖此伴言起曰臣

起曰臣

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圖吳起對文侯而言曰臣以事之顯於外者可占知事之

隱於內者以事之既往者可審察其事之未來者以君之所為

圖今主君於春夏秋

觀之主君心好軍旅而曰不好何故言與心相違背而不同也。

今君四時使斬離

皮革。

圖以為

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

圖今主君於春夏秋

丹與青也。犀象皆獸名。犀一角。形如水牛。頭如豬。居海中。海人於路傍植木柵。犀來依木而立。使木折損。犀亦倒地。足直難於走起。捕者因獲殺之。其角可為器物。亦堪入藥。象如鼠色。身上無毛。胎五年方生。牙在口兩邊。下垂夾鼻。退牙自埋於土中。人潛以木者。易之象。有齒潔白可用。其頭不可俯。連用皆以鼻。今交趾緬甸皆有之。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衣之於身。則不清涼。蓋言朱漆丹青之皮革也。此以下乃以見占。為長戟一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二與四皆陰數也。隱以往察來之事。革車掩戶。能掩戶。故。綬輪籠轂。其多也。綬輪籠轂者。以皮革縵蔽其輪。籠單其轂。故號為革車。可用之以出戰也。輪車之兩輪也。轂外持輻。內受軸者也。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田一作以田。不識主君安用此也。綬夫此長短之戟。功不知主君安用也。證其言與心違之謂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鷄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圖若以將此車載皮革之具。以備不虞。為進戰退守之用。而不求才能之將任使之。譬猶雌伏之雞。使之與狸相搏。乳字之犬。使之與虎相犯。雖有爭鬪之心。而才力短淺。隨即自取其死矣。犬狸虎三獸名。狸似貓。講德論云。養雞者不畜狸。虎夜視。目有光。脇間及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一二寸。即其威也。此吳起于用之謂也。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

能用者。即兵法二明。ラカナル者ナリ。起自。ラ薦ムルノ辭ナリ。

社稷。圖承桑氏有扈氏。皆古諸侯也。昔者承桑氏之君。但修文德。廢其武備。以滅亡其引此二君。偏廢國家。有扈氏之君。但恃衆好勇。不修文德。以喪失其社稷。言其不好軍旅之事。故之失。以動之。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無逮於義矣。圖是謂。無逮於義矣。僵屍而治武備。以防虞寇攘。故當敵而不進。圖是謂。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圖若則守文德。不修武備。故當敵人之兵來。而不欲進戰。無遇敵則當進戰。不進而守義。反為彼所乘。見僵屍而哀之。不忍於戰。而惟恐傷殘。守姑息之仁。而反為敵所敗也。無逮於義。仁猶言不足謂之義。仁也。圖言不能預為制勝。以救民於未死。雖有仁心。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圖醮。以酒灌地也。立為大將。圖於是魏文侯親身而為設席。夫人捧。守西河。圖魏地與秦接壤者也。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圖使吳起守西河。秦境之上。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得全勝者六十四。戰餘十二。戰皆與敵平解。無勝無負也。闢土四面。拓其地千里之遠。皆吳起之功也。此章是後人總敘吳起始末。非吳起所自作也。

敵來ラバ當ニ戰フベシ。戰ハザルモ義ト言フニ足ラズ。人ヲ殺スチ哀ムモ仁ト言フニ足ラズ。已ムナ得ザレバ人ヲ殺スモ仁ニ害ナシ。

吳子直解

圖國第一

圖國者謀治其國也。國治方可以用兵。篇內有圖國二字。故取以名篇。舊本原分六章。今從之。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治其國家者。必先訓教百姓。而親附萬民。百姓謂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百姓曰。教萬民曰。親。互文耳。非謂萬民不教。而百姓不親也。王者一視同仁。篤近舉遠。無內外之分。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

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陣戰也。一不和且不可。況四不和乎。此吳子所以首言之也。不和於國者。君臣上下不相和協也。國既不和。且心乖違。故不可以出軍也。不和於軍者。將吏士卒不相和協也。軍既不和。衆心乖違。故不可以出陣也。不和於陣者。行列部伍不相和協也。陣既不和。行伍乖違。故不可以出戰也。不和於戰者。坐作進退不相和協也。戰既不和。進退乖違。故不可以決勝也。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

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敢造征伐之大事。先和一言。真可為萬世法。孫子始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同意即和也。上略曰。通志於衆。通志亦和也。古人每以此論行軍之勝負。是以論魯者曰。上下相和。策晉亦曰。羣卿猶睦。甚矣和之為重也。世未有虐用其民。而可以圖戰者。亦未有二憾在軍。而能以和衷者。和必自上始。昔郤獻子欲止戮人也。馳救無及。轉使之速。狗以分誘。苟林父不欲戰楚也。恐陷偏帥。速趨之。以共罪。捐誠不。敢信其私心。而為國委曲以和。又若此。奈何後之不廉。爾其交。竟壞天下事也。

和ハ衆心ノ一致ナリ。

一人ノ謀ヲ信セズ。必ズ之ヲ祖先ニ告ゲ龜卜

ニ徴シ、天時ニ驗シ、然
ル後ニ事ヲ舉グ、兵ハ
大事ナレテ以テナリ。

其命、其死ハ民ノ命、
民ノ死ナリ。

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之私謀者。恐其謀之不公也。必告於先祖之廟者。示不敢專也。啓於元龜。而問其吉凶者。質之於神明也。參之天時者。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龜兆曰吉。天時又順。然後乃舉兵。而為戰伐之事。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此言舉兵者。既和於衆。又當質之於神也。元龜大龜也。出蔡州。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君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是愛我之命。惜我之死。如恥之極。而使之臨難。則士皆以前進致死為榮。貴以退後偷生為耻辱矣。

右第一章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其始初稟受於天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也。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人能即所居之位。隨事反求其根本。而復還其始。初稟受於天之理。則道無不盡矣。○一說。道者是圖國之道也。反本者。反求諸身也。復始者。復合乎理也。凡事而合乎理。則得圖國之道矣。義者所以行事立功。圖義者心之也。其所當為者。則行之。所不當為者。則止之。惟其心有裁制。而事皆合宜。所以能行事立功。而得圖國之義也。書曰。以義制事。既能制事而行。則能立功。而義無不盡矣。謀者所以違害就利。圖謀者智慮籌度也。惟其有智慮。能籌度。所以見害要者所以保業守成。則避見利則趨。夫圖國之謀。專欲得其利。而遠害也。要者以能保業守成也。○一說。圖國之道。之義。之謀。其大要。則在於保

全基業。守其成法。而不廢墜也。圖要機要。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圖居新本。作富。○若所行不合於道。理舉動不合於義。宜平居小人。猶且不及。免於刑戮。況處大位。專富貴。居人之上。豈能久乎。而災害患難。必及其身矣。是以

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圖是以聖人之圖。必以道。所謂綏之。斯來是也。治理國家之事。必以義。所謂以義治之。之謂正。是也。動作衆庶必以禮。所謂齊之以禮。是也。撫安兆民。必以仁。所謂一視同仁。是也。故能享國長久。而患不

及其身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圖此禮仁四德者。能修而行之。則國家必興。若廢而不行。則國家必衰。道義禮仁。皆性之德。道即事物當然之理。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其實一也。故成湯討

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圖故成湯討桀。而夏國之民喜悅。周武伐殷。紂而殷邦之人不非者。舉事順從天命。人心故能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應天順人者。道義禮仁。修之則興也。桀紂之亡者。道義禮仁。廢之則衰也。夫今人之不合於道。僥倖富貴。乘災危。以樂利。斂怨。慘為權

娛。金玉輝煌。盡是塗膏。疊血。筐筥積無非。枯骨。僵屍。其得保首領於牖下。子孫能立門戶者。有幾耶。四德總歸於道。其義禮仁。載是而行者。結之以湯武。歸之以民悅。而不非。正先和而造大事之意也。○愚按。戰國之世。論仁義道德者。孟軻也。吳起。兵家者流。亦以仁義道德為言。何哉。蓋吳起學於曾子。而曾子受之孔子。非其言之不同也。但曾子純於仁義道德。而吳起雜以權謀功利。此所以母死不奔喪。而見絕於曾子。殺妻以求將。而見讒於魯君。逃魏而喪於楚。是起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也。性有四德。而此章首言道義。謀要中止曰。道義而未及言禮仁者。蓋謀即智也。要亦禮也。道散之萬事。德會之一心。吳子之言。有所本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

在大、在小、其人ノ力
ノ大ナル時ト小ナル時
ト云フナリ。

凡制國家治軍旅必要訓教之以禮激勵之以義使有恥也人知禮義故有羞惡是非之心而急於尊君親上之道蓋禮者為軍之幹也士會明楚師之不可犯亦曰禮不逆矣禮可忽乎哉教之而勵以義則有恥有恥足以戰守是故狼贖恥黜於勇而亟馳陷陣趙雲魏延恥後輩之立功提師敗敵直破金環之寨周顛恥草間求活躬冒免鋒嚴顏恥為蜀無降將而堅城禦敵是禮義之不可缺也如此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羞恥之心而必奮於義故在大足以進戰而致死在小足以固守而一心也圖力大可以死戰力小可以死守然戰勝易守勝難

交兵接刃與人力戰而取勝者易所謂其大伐兵者也固軍深壘自用堅守而取勝者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故曰天下戰國五

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敵者必自取禍矣四勝於敵者不無久暴於外國用轉輸不足而自取虛耗之弊矣三勝於敵者是其能先爭天下之交養而權謀威武加於敵國必立霸功不若以仁義二勝於敵者必開王基又不若治國以道一勝於敵者必成帝業是以數勝而得天下者甚少以亡者甚多也如閻閻數勝而敗於橋李夫差數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子憂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鄭侵蔡獲司馬公子燮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皆所謂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者也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非

弊ハ調力疲弊スルナリ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日爭利三日積惡

四日內亂五日因饑

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日強因怒興師日剛棄禮貪利日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日

逆

積惡ハ二國ノ相怨ミ惡
ムコト久シキナリ、内
亂ハ敵ノ内亂ニ乗ズル
ナリ、因饑ハ敵ノ饑ニ
乗ズルナリ。

五ノ名ハ下文ニ解有

三勝而霸者乎武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舜禹之世止於興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勝而帝者乎後來如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亦其驗也吳子蓋知戰國之先數勝而亡之禍故於此言之以戒後人也

上ノ五者ヲ己ニ服セシメ、兵ヲ罷メシムルニ各其道アリ、彼レ義兵ナラバ我ハ禮ヲ以テ之ニ對スベシ、然ル時ハ彼ハ我ニ加フルノ名ヲ得ズシテ罷ムベシ、彼其強ヲ恃マバ我ハ謙ヲ以テ之ニ對セバ彼自ラ我ニ加フルヲ得ズ、怒ニ因ツテ我ヲ伐ツ者ニハ我亦巧ニ辭ヲ以テ自ラ退クベシ、彼利ヲ貪ルヲ目的トセバ我ハ詐ヲ以テ之ヲ屈シ、彼ハ國力疲弊セルニ兵ヲ起シタルモノナラバ、我ハ權謀ヲ以テ彼ノ虛ヲ衝キテ之ヲ風スルヲ得ベシ。

簡ハ選ナリ、良材ハ士卒ニ就キテ云フ。

前行ハ勇敢ニシテ先陣ヲ勤ムル者、陷陣ハ勇力能ク敵陣ヲ陷ルル者ナリ。

除其醜云云ハ將來ノ戰功ニヨリ他日城ヲ棄テ守テ去リシ恥ヲ雪カント欲スル者ナリ云フ。

尚有事於齊晉是也。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國五者各有服之道。若彼既能禁暴而救亂以行其義。必不敢動於非禮。我則修飾典禮。使其聞之。自然能去。是謂以禮服之也。彼既恃其強盛。我則示以謙卑。即卑而驕之之謂也。彼必輕我。然後可以乘隙破之。是以謙服強也。彼既因怒而來。必剛忿性疾。我則愈以惡辭激之。使其愈怒而速戰。我則設奇伏之兵。堅壁自守。不與之鬪。伺其意歸之際。發伏運謀。夾擊之。此謂剛以辭服也。乘禮貪利。凶暴之兵。必無深謀。惟於爭利。我則以詭詐之法服之也。彼既國亂民疲。復舉兵革之事。動起大衆。而來戰者。我則因其變勢。而制其權謀。以服之也。故古者屈於包茅之貢。楚子以禮盟。召陵。甘肉。袒而服罪。許男以謙解楚圍。受展禽之犒詞。而剛不得逞。先弦高之設詐。而暴不得行。楚莊王乘驛會師。以權而退逆。皆服之各有其道也。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國武侯魏文侯之子。名擊。問於吳起曰。願聞治師旅料度敵情。固守國家。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國吳起對武侯曰。古昔明哲上下之儀。君有為君之禮。臣有為臣之禮。居上處下。皆有儀則也。安集吏民。順其風俗。而教之。簡選召募良能材勇之人。以防備不測之事。吳子常以禮為先。正以立綱陳紀。禮為之範。師中節制。皆精意也。飾之為儀。亦非粗迹。自來未有禮統之陵夷。能經國而詰戎者。惟深於禮者。始可與談軍旅矣。士之良材。又不可不簡。如杜伏威募敢死之士五千。署於上籍。唐太

宗檢選精銳。號為奇兵。柴世宗謂陵民膏澤。奈何食此無用之物。且羸弱既無用。使健懦不分。衆無所勸。於是大簡閱選。驍勇是皆能為簡選。召募者也。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國昔齊桓公募材勇之士五萬。以霸長諸侯。晉文公召為萬。以服鄰之敵。國齊桓公姜姓。名小白。晉文公姬姓。名重耳。秦穆公嬴姓。名任好。皆霸君也。國前行勇敢當先者。陷陣力能摧陷敵陣者。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國故強國之君。必料量民力。而簡選之。民能樂於進戰。効用其力。以顯著忠勇者。聚之為一卒。能踰高城。越遠境。輕足善走者。聚之為一卒。王臣有過。而失其職位。心欲赴敵立功。見之於上者。聚之為一卒。棄所守之城。而逃去。心欲力戰取勝。除其前日之醜者。聚之為一卒。此五者皆軍之練習精銳者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國若能有此練銳之軍三千人。自內奮而出。則可以開決人之圍。自外馳而入。則可以屠人之城矣。

右第五章

武侯ハ之ヲ戰陣ノ間ニ
求メ、吳子ハ之ヲ平日
ノ政治ニ求ム、平日ノ
政治ハ道ニ合ハバ陳
必云云ノ效ハ立ドコ
ロニ見ルベシ、豈ニ但
ニ聞クノミナランヤト
ナリ。

世常ニ聖アリ、國常ニ
賢アリ、能ク聖ヲ知リ
テ之ヲ師トスル者ハ王
タルベク、能ク賢ヲ知
リテ之ヲ友トスル者ハ
霸タルベシ。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武侯問吳起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吳起對武侯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者。猶之可也。豈欲直聞陳之必定。守

之必固。戰之必勝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

司則守已固矣。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民知愛其上。死其長矣。如劉敏計及男女

布野餘糧。棲畝而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布野餘糧。棲畝而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君為是而以鄰國為非。則戰已先勝矣。以吾君為是。以鄰國為非。則可與之同死。可與之同

生。而不畏危也。如民不罷勞。君無怨讎。則楚之戰已勝。信能行此三者。無敵於天下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

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

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

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 楚國其殆矣。伯乎。 此

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王曰。

寡人嘗聞人之有言。世不絕聖人。國不乏賢者。能得其師者。可王。能得其友者。可霸。今寡人
不才。而羣臣不及者。楚國其危殆矣。此楚莊王之所以為憂。而君乃以為悅。臣竊懼矣。於
是武侯有慚悔之色。聖者神明不測之號。賢者才德出眾之稱。得師者王。成湯之於伊尹。得
友者霸。桓公之於管仲。是也。楚莊此言。真可為萬世法。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
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楚莊其亦知此道者歟。

右第六章 圖國終

料敵第二

料敵者料敵人強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圖國。知己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以篇內有料敵二字。故取以名篇。凡四章。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國之西。秦嬴姓。伯益之後。有非子者。善養馬。周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襄公。能逐犬戎。平王始與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都咸陽。秦大國而居其西。故曰脅。謂迫脅於西。猶言威勢之逼也。楚帶吾國之南。楚芊姓。熊繹之後。都於郢。在魏之南。如衣帶之相連接也。趙衝吾國之北。趙籍本晉大夫。與韓魏共分晉地。為諸侯都邯鄲。與魏最近。故曰衝。言為魏之衝要也。齊臨吾國之東。齊本姓姜。太公之後。後為田氏所篡。都臨淄。齊亦大國。故曰臨。言勢之大。如居上而臨下也。燕絕吾國之後。燕姬姓。召公之裔。都於薊。絕吾後者。謂斷絕其後。退無所往也。韓據吾國之前。韓亦晉大夫。韓虔之後。都宜陽。據於前者。謂抗據於前。進無所之也。六國之兵。四面與吾相守。其勢甚有不便者。憂此將為之奈何。魏都安邑。至惠王。遷都大梁。宜陽即弘農也。韓故都亦曰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

今君已能戒謹。預防禍患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請先

事無キニ先ヅ六國ノコトヲ憂フルハ即チ先戒ノ義ニ合ス、故ニ禍遠ザカルベシト云フナリ。

齊陳以下ノ理由ハ下文ニ見ユ。

齊性ハ齊人ノ性ナリ、簡ハ輕ンジテ心ヲ用ヒザルナリ。

吾軍ヲ三分シ、其一ヲ以テ敵ノ前ニ當リ其二ヲ以テ敵ノ左右ヲ、獵リテ追フナリ。

人人一致セズシテ各自ラ戰ヲ爲ス。

評論六國之風俗。夫齊國之陳重而不甚堅者。以其後輕也。秦國之陳。人心散而欲自爲戰者。以其不讓也。楚國之陳。齊整而不能久者。以其數戰而民力疲也。燕國之陳。能守而不能走者。以其性慤而心慎也。三晉之陳。整治而不能用者。以其無死志也。三晉兼韓趙而言。與魏共爲三晉也。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其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也。君臣驕傲奢侈。而簡慢於細民。其政令寬緩。而俸祿不均。一陳而兩其心。言其心之不一也。前軍重而後軍輕。言其力之不齊也。心不一力不齊。故雖重而不堅固也。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此之道。必三分吾軍。獵齊人得而壞矣。秦性强。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隴蜀地豈不險乎。步過六尺者。有謂政豈不嚴乎。立信於徒木。立法於棄灰。賞罰豈不信乎。其人不讓。讓讓皆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此之道。必先示以小利。而引去之。士既貪於所得。而離其將帥。我則乘其乖錯。獵其散亂。設伏以待之。發機以勝之。其將可得而取矣。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隴蜀地廣。其政騷擾。其民疲困。故陳雖整治。

燕人ハ怒ナリ、故ニ怒ラシメ易シ、觸レテ迫レバ彼必ズ出テ戰ハントス、而レニ我陵ギテ又遠ザカレバ、彼ノ勇モ用フル所無シ、馳セテ後ヲ掩ヘ、彼疑懼ス、此ニ於テ車騎ヲ伏セテ其不意ニ出テ、將ヲ虜ニスベシ。

而不能持久也。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此之道。襲亂其兵屯。先奪其三軍之氣。使吾軍輕進。楚之意。故其軍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人之性。慤實。其民謹慎。好愛勇義。以荆軻事觀之。可見。故陣守而不走也。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此之道。或觸而迫之。如春秋傳所謂左右角之是也。或陵而遠之。如所謂令賊感在下者。恐懼。又當謹我車騎於敵。人必避之路。其將可得而虜矣。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此中國。其人和協。其國政均平。其民疲困於戰。圖士習於兵。而輕其將。觀荀林父荀偃之事。可知。薄其祿。以君之祿爲薄。無效死之志。故陣治而不爲用也。韓趙皆晉地。其事同。故總以三晉言。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此之道。阻其陳而壓之。衆來則絕而拒之。兵去則追而襲之。之相依也。豈可自相攻擊。而引他人之勝已哉。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此吳子但略言其勢。不言其虜將敗軍之形也。

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奉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然則一軍萬人之中必有虎貴之士其力於戎馬言足之疾過於馬也。奉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輕於扛鼎言力之多不以鼎為重也。其足輕之人簡選而類別之親愛而貴重之是謂三軍之司命。其有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其善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之人必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以決勝五兵謂戈盾戟矛也。戈平頭戟也。盾干也。戟小枝向上者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皆鈎也。或改列為則然則尉繚書中爵列之等又何改乎。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可以擊人之倍武侯稱曰善。○愚按此章前段言料敵後段言選士料敵者知彼也。選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選士養己之勢力然後料敵有可乘之隙而取勝也。

右第一章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吳子言凡料敵之道有不卜問而可與之戰者凡八事。一曰遭遇迅疾之風其時隆冬大寒或未明而便興起或既睡而復遷移剖冰而濟冷水不畏憚其士卒艱難勞苦者是其必有危難而不得已也。彼若如此破之必矣不待占卜而疾與之戰。二曰

不卜云云ハ、吾ニ必勝ノ理アル故ニ、トセズシテ直ニ戰フベシトナリ。以下八者皆敵ニ就キテ云フ。

妖祥云云ハ衆心皆怨ムヲ以テ諺言多ク、人心迷惑スルモ將軍之ヲ止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盛夏炎熱晏興無閒行驅饑渴務於取遠。於一作以。○次二曰。盛夏之時天氣炎熱起之又晚無有暇隙之處行走驅馳饑而又渴務取遠路而來其困憊可知可與之戰也。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師次三日師既淹延日久糧食皆無所有百姓怨而且怒妖祥之事頻數而起在上之人不能止息此言糧空人怨之可戰也。

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軍次四曰軍之資財既竭盡炊爨之薪既寡飼馬之芻既少。天時又多陰雨欲往獵取無有去所此言饑窘之可戰也。

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徒衆次五曰徒衆又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皆生疾疫四鄰之援救者不至此言勢弱援寡之可戰也。

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軍次六曰道遠遙遠日已昏暮士衆勞苦畏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而得飲食解甲休息於路此言疲勞之可戰也。

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軍次七曰將不持重吏又輕薄士卒又不堅節制之可戰也。

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軍次八曰行陳未能安定舍次未能完畢行山阪涉險阻半隱於內半出於外此言行伍不整之可戰也。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必此八者宜速擊之勿疑惑也。

以下六者亦敵二就キテ云フナリ。

各、已ノ功ヲ陳ベテ位ニ居ル、無功ノ人ヲ用ヒザルナリ。

此六者吾若シ敵ニ及バズバ、與ニ戰フコト勿レ。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圖其一日、土地廣大則財必盛、人民富衆則兵必強。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圖次二曰、在上者親愛其下、恩惠施與、流行宣布於民。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圖次三曰、賞有功者、務信刑有罪者、務察。察者明也、發動必得其時、言不違時也。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圖次四曰、戰陣有功者居於班列、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圖次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圖次六曰、有四鄰之相助、得大國之應援。凡此不

如敵人避之勿疑。圖凡此數者、不如敵人、當須避之、無疑惑也。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圖所謂見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愚按、此章之旨、吳子亦舉其大槩者言之、兵家之勢、不常有變弱而為強、轉禍而為福者、如太王避狄人之強、而卒與周向踐收禍敗之餘、而卒滅吳、苻堅恃強大而亡、隗囂恃富盛而滅、要在臨時制宜、相機行事、不可執一也。

右第二章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圖武侯問吳起曰、我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之虛實、察其前進之勢、以知其所止之形、以定彼我之勝負、其道可得而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

蕩蕩ハ輕忽ノ貌。

必使無措。圖吳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然無他謀慮、蕩蕩輕忽之貌、旌旗煩擾紊亂、是將令不行也、人馬頻數顧望、是將心無主也、若敵之形、見於外者如此、我即知其內無奇謀遠慮、吾可以一分之少、能擊彼十倍之多、必使之倉皇無措也、此言觀外知內之法。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圖鄰國諸侯、未曾會合、君臣上下、未曾和協、溝壘壘、未得成就、法禁號令、未曾施設、三軍之衆、洶洶然驚懼而語、欲前進而不能、欲後退而不敢、行止無據、以吾一半之少、可以擊彼加倍之多、雖與彼百戰、而我不危殆也、此言察進知止之法。

右第三章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圖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吳起對曰、凡用兵之法、必須審察敵人之虛實、而趨其危、急之隙、乃可勝也、若不審虛實、猶恐彼實而示之虛、虛而示之實、反為所勝耳。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圖失天時、則不順利、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圖勤者先、疲者後、前後不接、兵勢易分也。涉水半渡、可擊。圖水中兵、力未齊也。險道狹路、可擊。圖前後不相救也。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

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因敵人遠來新至，行列部伍未定，則易亂。可擊既食而不設備禦之計，則未備可擊。凡舉事動衆，必順其時。若失時者，則不順。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則前後不接，可擊涉大水，候其半渡，行列未定，則先後不齊，可擊險道狹路，或衝其中，或掩其後，則難以相救，可擊。旌旗亂動，則無節制，可擊。陳數移動，人心不定也，則氣奪，可擊。將離士卒，則上下相隔，則令不一，故可擊。衆心恐怖，則乖張，可擊。凡若此等，簡選精銳，左右衝之，分吾兵衆，前後繼之，急速擊之，勿致疑也。若魯之薄未師，胥臣之先犯陳蔡，石勒之速戰，姬澹能審虛實而趨其危矣。

右第四章 料敵終

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治則勝，不治則自敗矣。況能與人戰乎，以篇內皆論治兵之道，故以名篇凡八章。

即四輕。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

武侯問吳起曰：用兵之道，以何者為先。吳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武侯又問曰：何謂也。

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

吳起對曰：使地輕，便於馬；馬輕，便於車；車輕，便於人；人輕，便於戰。車革車也，此是四輕。下復申其輕之法。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右第一章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蜀行不陷險地，故曰地輕。

戰ニ進ムニ鼓ヲ以テシ
退クニ金ヲ以テス。
平生恩威刑賞禮節ヲ以
テ兵ヲ治メ、將卒ノ相
得ルコト父子ノ如クナ
ルヲ治ト云フトナリ、
與之安與之危ハ將ガ兵
ヲ安キ地ニモ危キ地ニ
モ意ノママニ置キテ、
兵ハ毫モ疑惑ノ心無
ク、將ノ命ニ從フチ云
フ。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
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
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

與之安。與之危。
與之安。與之危。

可疲。
可疲。

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

右第二章

幸生ハ生ヲ冀フナリ。

坐漏船之中云云ハ吾ガ
士卒ニ必死ヲ示シテ其
ヲシテ心ヲ戰ニ一ナラ
シメルナリ。
智者勇者云云ハ敵ノ智
勇モ吾ガ士卒ノ必死ニ
對シテハ效無シトナ
リ。

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
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

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
狐疑。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多疑河水始合必貼耳先聽無水聲而後過故以多疑為狐疑

右第四章

教成ハ坐作進退操縱ノ訓練ナリ

坐作進退ノ變ニ習熟シテ後ニ兵器ヲ授ク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圖吳子言凡人常死其戰

陳之所不能者能則不死敗其坐作進退之所不便者便則不敗若能戰陳豈可致之死若便於坐作進退豈可使之敗故用兵之法教訓戒勅最為先務使一人學戰則可教成十人若十人學戰則可教成百人百人學戰則可教成千人千人學戰則可教成萬人萬人學戰則可教成三軍三軍者三萬七千五百人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圖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來者以我之佚待彼之勞倦者以我之飽待彼之饑餓者此孫子軍爭篇治力之法也或曰吳子論學戰言以近而待其遠以佚待其勞以飽而待其饑欲其三軍同心一力也然必能齊己之力而後治彼之力耳圓而方之坐而起之

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圖圓而方之者謂隨陳變化成形也如十二將兵有方陳有圓陳或方而變為圓或圓而變為方隨將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謂一坐一起如司馬法立進俯坐進跪是也行而止之者謂行又當止而齊之也如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謂應之左則左應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

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却有節是也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使吾軍每變皆習熟之乃授其兵器是謂大將之事

右第五章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圖吳子言教戰之令當隨其材而用之身短者持矛戟以刺矛夷矛會矛也矛戟長兵故使身短者執之身長者執弓弩以射弓弩及遠故使身長者執之強梁者持旌旗以指麾旌旗搖蕩非強者不能持勇力者持金鼓以進止金鼓體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者不能戰故使給廝養之役有智者能料敵故使為計謀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

短長ハ身長、強弱ハ體力ヲ以テ云フ、勇ハ膽力ヲ以テ云フ、膽力有ル者ニ金鼓ヲ持タシムルハ兵進ムベキニ鼓セズ未ダ退クベカラザルニ金スルノ憂無カラシガ為メナリ

辦ハ裝束ナリ

聲合然後舉旗圖使同鄉同里者相親比同什同伍者相保護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二十五家為一里十人為一什五人為一伍皆古法也一擊鼓使整兵器二擊鼓使習陳法三擊鼓催促飲食四擊鼓嚴謹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舉旗而施令

右第六章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

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當大谷之口而營。一則恐為敵所衝。二則恐為水所沒。無當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當大山之端而營。一則恐為敵所圍。二則恐水草不便。太公曰。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是也。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此星旗之名也。左青龍者。所謂蛟龍曰旂也。右白虎者。所謂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所謂鳥雀曰旗也。後玄武者。所謂龜蛇曰旐也。招搖星名。在北斗傍。梗河上。此中軍之旗也。故曰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將欲戰。圖之時。必要審察。候伺風所從來之處。若風順。則致吾士卒。使大呼而從之。若風逆。則堅守吾陳以待之。

右第七章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起曰。凡畜養駕車之騎。豈亦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居處之所。適其水草之宜。節量饑飽之候。冬則溫廄。舍不使之寒也。夏則涼廡。不使之熱也。刻剔毛鬣。使之疎通。馬蹄易生。妬肉。必謹慎剔落。使之輕便。四下四蹄也。戢其耳目之視聽。無令驚逸。駭躍。習其

四下ハ四蹄ナリ。

上下ハ或ハ馬ヨリ下リ或ハ上ルナリ。

馳逐。閑其進止。使之熟也。人與馬相親愛。然後可用之戰矣。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圖車騎合用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防損失也。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初時。不也。寧可勞於人。慎勿勞於馬。常令其力有餘。防備敵人掩覆。而用以戰。是愛馬正以愛人也。馬輕車。人輕戰。能明此理。亦可橫行於天下。

右第八章 治兵終

論將第四

論將者評論為將之道也。篇內兼論敵將之能否而為取勝之道。以其有論將二字。故以名篇凡五章。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文與武者。三軍之將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缺一不可。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謹君臣之禮。節上下之儀。順俗效民。綏士以道理。之以義。勸之以禮。撫之以仁。文也。受命忘親。臨陳忘身。進死為榮。退生為辱。信賞罰。廣智謀。明法令。威震天下。武也。斯二者合而有之。乃可以為三軍之將也。兼剛與柔者。用兵之事。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故剛而能柔。則不暴而有節。制柔而能剛。則不廢而有變。通剛柔兼濟。斯可以任兵之事也。三略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二者亦不可缺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

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

可也。凡人論將。恆於勇上觀之。勇之於將。乃數分中之一分耳。夫故將之所

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謂理。備果。戒約也。此因勇者輕合。故教謹慎者有五事。

之以五慎。先舉其目。下文乃詳言之。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

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

煩。謂理者治衆多之兵。如治寡少之兵。言得其治兵之理也。如李靖以九九數稽軍實。百萬之衆。毫無混淆。是得理之類也。備者一出轅門。如見敵之在前。言其預備之謹。

輕合ハ輕輕シク戦フナリ

也。如屈瑕伐羅，伯比告楚子曰：莫敖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當威之以政刑，是期備之類也。果者臨敵有必死之志，無懷生之心，言果敢於戰也。如韓弘欲與賊戰，遺李懷光以美女，其辭曰：誓以身許國，不與賊同戴日月，是不懷生之類也。戒者已勝敵，如初交戰之時，言戒之至，如防敵之乘驕也。約者法令減省而不煩苛，言刑令寬簡如刀斗之不設也。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破滅然後言返，此為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死義之榮，無退而幸生之辱。

右第一章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

發動之機如弩牙也。四機氣地事力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

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將之一人耳，此為氣機。言百萬士衆之氣在將帥一

人之氣，故將勇則兵強，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三軍所以戰者，氣在為將者鼓舞之耳。故將勇則兵強，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

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如蜀之劍閣，秦之潼關，十夫守之，千夫不過，此謂地機也。

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善行間諜以離之，輕兵往來以疑之，分散其衆，使力不齊，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不一，此

謂事機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備陸戰也，舟利櫓楫，修水戰也。人習戰陣，教練之有素，馬閑馳逐，控御之有法，此謂力機也。知此四機，乃可為三軍之將。按此四機，惟氣機為上，夫大將提師，氣魄為主，必忠誠足以動天地，慷慨足以鼓三軍，使山谿失其險，智巧不能間，堅甲利器無所用，其力而氣機之所握為最神也。故魏延之詞，雄而漢中以守，如一人類，雖有劍閣之守，離楚之謀，鐵籠之固，奚用哉。此四者之機，不可不燭也。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夫鞞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所以威三軍之目也。禁令刑罰之施，所以威三軍之心也。耳威於

將一人ノ氣ニテ士卒ヲ勇ナラシムルヲ氣機ト云フ。

從移ハ士卒ガ將ノ麾グ
トコロニ從ヒ動クヲ云
フ、前死ハ進ミテ死ス
ルナリ、此レ金鼓以下
三者ノ清明嚴ナルニヨ
リテ然リ。

其將ハ敵將、其才ハ敵
將ノ才、其形ハ敵ノ虛
實ノ形、其權ハ我が權
變ノ法ナリ。

廉ナラザルガ故ニ名ヲ
受セズ。
勞ハ之ヲ勞セシムルナ
リ。

震ハ驚カスナリ。

平易ヲ塞ギ險阻ヲ開
キ、歸ラントスル敵ヲ
此ニ誘ヒテ勝ツナリ。

聲故聲不可不清也。目威於色。故色不可不明也。心威於刑。故刑不可不嚴也。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雖有其國。必然取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敢不從而移。易之將之所指。莫敢不進而死。戰之蓋由此三者清明嚴也。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可與言戰。建德謝敬。唐因滅之也。輕變無謀。可勞而困。謀憤亡於江亭是也。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閒。如項羽之疎。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可驚而走也。如桓玄之持疑。取敗是也。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進ムニ易ク退クニ難キ
地ニ居リテハ、敵ヲ引
キテ來リ進マシメテ擊
ツニ利アリ。
敵ニ進志少ク退志多
シ、故ニ迫リテ擊ツニ
利アリ。

相ハ敵將ノ能否ヲ察知
スルナリ。

一坐一起云云ハ敵ノ士
卒ノ坐作法アルヲ云

衆輕易其將。而有思歸之志。塞其易地。開其險路。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因可邀而取之也。此上皆言占將察才以取勝也。壽春討劉仁。以計誘之使出。以疲引之使入。走三十里。夾攻齊擊。仁僅以身免是也。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去白河不遠。秋水泛漲。雲長決水攻之。擒禁是也。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無備虞之計。故可以潛往而襲之。此上皆言因形以取勝也。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

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

圖吳起對曰使令賤而有勇者將輕銳之兵以嘗試之務於奔北無務於貪得觀敵人之來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其軍政又整治而不亂其追北佯爲之不及其見利佯爲之不知如此之將名爲有智之將勿與之戰也。

若其衆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又作喧○若其士衆謹譁喧闐旌旗煩擾紊亂其卒自行自止不從號令其兵或縱或橫不聽約束其追北如恐不及其見利如恐不得此爲愚昧之將雖衆而可擒獲也。

右第五章 論將終

應變第五

應變者臨時應變也行兵但知守常而不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之道倉卒之際安能取勝此吳子所以歷歷言之也故以應變名篇凡十章。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

何。圖武侯問吳起曰吾車既堅吾馬又良將士勇敢兵衆強盛卒然遭遇敵人則驚而失其行列將如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

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圖析羽麾頭爲旛熊虎爲旌。夜以金鼓笳笛爲節。圖捲

之爲。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

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

堅陳矣。圖吳起對曰凡戰之法度號令貴在教養之有素也若令不素行以教其士卒及至卒遇敵人亂失行列之際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也故白晝則以旌

旗旛麾爲之節遇夜則以金鼓笳笛爲之節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鼓之而進則進金之而止則止一吹則前行再吹則合聚不從吾令者則誅之三軍既服其威士卒皆能用命以

之戰則無強敵以之攻則無堅陳矣豈有亂失行列之患哉。

右第一章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

圖武侯問吳起曰若敵兵衆我兵少爲之奈何。起對曰

敵が地ノ利ヲ占メ勢力
強大ニシテ、與ニ長ク
相對シ難キ時ノコトナ
リ。

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闕吳起對曰：避之於平易之地，邀之於險阨之處，故曰：以一人而擊十人，莫善於地之阨。阨，道路狹隘也。以十人而擊百人，莫善於地之險。險，山阪峻絕也。以千人而擊萬人，莫善於地之阻。阻，坑坎高下也。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險。闕少一作寡。○今有寡少之兵，卒然而起，擊金鳴鼓於狹隘之路，雖有大衆，莫不驚擾，故曰：用衆者務平易，用少者務險。險，此以證用少務險之驗也。

右第二章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闕武侯問吳起曰：敵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言士卒練習而勢力之強也。背倚高大，備禦固也。退如山移，進如風雨，言有節制也。糧食又多，言無饑疲也。我之勢力難與長守，則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闕吳起對曰：大哉！君之問乎彼師，既如此之強，此非但用車騎之力所能勝也。則在聖智之人，用計謀以勝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

莫知所加ハ我が敵ノ何
處ヲ攻メントスルカチ
敵ノ方ニテ知ルヲ得ズ
シテ惑フナリ。

使、書ハ吾ガ使吾ガ書
ナリ。

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闕國家能備車千乘，騎萬匹，兼之以徒步，其法共一軍，分爲五衢，敵人必疑惑，莫知我軍加彼之處，必不能堅守矣。據孫子之法，宜務專而不可分。若五軍五衢，我分於勢，而敵得以十攻一，戒遇大敵者，勿以形兵爲其所分可矣。然郭子儀迫於李歸仁，使王昇等伏兵，連橋五衢合擊，大破之。此又深得五軍五衢之術者，是法不可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敵若堅守，以固其

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闕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以觀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則已不聽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

後，兩軍銜枚。闕枚以木幹如箸，橫銜于口，禁聲也。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闕然後五軍分爲五戰，戰若勝則勿追，恐有伏也。若不勝，當疾走避其強也。如是，敵人佯爲敗北，我當安行疾鬪，不可忽也。或曰：我當佯北以誘之，亦通使一軍結其前，一軍絕其後，又使兩軍銜枚而進，或於左，或於右，而襲其不足之處。若五軍交互而至，必有其利。此乃擊強之道也。

右第三章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闕武吳起曰：敵近而迫我，欲捨去而無還返之路，我之兵衆又甚恐懼，則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

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吳起此之術。若我軍衆。彼軍少。吾分兵更迭而乘之。若彼軍衆。我軍少。當以方法從之。若能從之。而無息。彼雖衆。亦可服矣。舊本息作忌。註曰。輕我而不以我爲忌。乘其懈怠而擊之。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武侯問曰。若遇敵人於深山谿谷之間。傍多有險阻之處。彼軍衆。我軍少。將爲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險阻之地。當疾行亟去。勿得從容。恐爲敵襲之也。若高山深谷。卒然與敵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春秋傳曰。寧我薄人。勿人薄我。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勢。若亂則擊之勿疑。若治則又當設奇以亂之也。

右第五章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武侯問曰。左右皆有高山地勢。又甚狹迫。卒與敵人相遇。欲擊之不敢前進。欲去之不得後退。將爲之奈何。起對曰。

雖衆不用。大兵之不用。弗得。得サルナリ。

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吳起對曰。此謂谷戰。雖兵衆而無所用。召募吾材勇之士。與敵人相當。輕足善走者。持鋒利之兵。爲前行。分吾之車。列吾之騎。隱伏於四旁。使相去數里。無顯露其兵。敵人必堅陳固守。進退皆不敢矣。如是令吾軍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有恐懼之心。繼以車騎兩旁挑之。勿令彼得休息。此乃谷戰之法也。

右第六章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武侯問曰。吾與敵人卒然相遇。大水之澤。傾覆車輪。沈沒車轅。水迫車騎。舟楫不曾設備。進退皆不可得。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畱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吳起對曰。此謂水戰。車騎皆無所用。且畱之於傍。必須阻水爲險。與敵相持。令人登高阜四望。必得水之情狀。知其水之廣狹。盡其水

舟楫不設。預メ舟楫ノ用意無キナリ。

水情ハ即チ廣狹深淺是ナリ。

之淺深乃可為奇以取勝敵若過水令其半渡而追之。

右第七章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

圖武侯問吳起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皆無所用吾四面受敵三軍驚駭不安將為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

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

圖用堅強之車以敵入若起必逐其迹。則吳起對曰凡用車戰者天道陰濕

卑下之處馳騁其強車若進若止必由其道敵人若起必追逐其迹庶無失也。

右第八章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

圖武侯問暴之寇卒然而來則掠吾田野。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

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

擊之其兵可覆。

圖吳起對曰暴寇初來必慮其勢力之強善守吾壘勿輕出應之彼將暮晚而去其所負載之物必重其心必恐懼還歸退去務在

天ノ晴ルルヲ待テ堅強ノ車ヲ以テ高燥ノ道ヲ馳セヨ、敵軍起テ行クコトアラバ、即チ是レ車ヲ行ルベキ道ナレバ其迹ニ從ヒテ行ケ。

始メ來リシ時氣銳勢強ナリ、故ニ其ノ掠メテ還ルヲ擊ツ。

急速必有不相連屬者若追而擊之其兵可覆矣此吳子擊暴之法如馬援因諸羌數萬屯聚寇掠輜重盈幕乃潛行間道襲擊之羌驚散往北山援復縱火焚之罄盡獲牛馬萬餘又李拒因各酋至榮陽劫掠令逼散牛馬賊至爭取而歸半路伏發殲其巨魁不敢復犯矧後衰世之禦虜牛羊子女任其驅掠蠕息鼠伏託言善守尾送駭奔假詞追捷請功彼方飽慾以去部落嬉怡何速何恐而又何可覆也。

右第九章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

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

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圖吳子言凡攻敵圍城之道若城邑既破其有祿秩之人必御而用之收其器物之可用者軍之所至無刊其樹木無發其房屋無取民所食之粟無殺民之六畜六畜者馬牛犬豕羊雞也無燔燒官府之積聚示民無殘虐之心其民有來請降者即聽許而安撫之如漢高入關籍吏民封府庫秋毫無犯此吳起蓋言王者之師馭變而不失其常是以終之應變也。

右第十章 應變終

祿秩アル人ヲ御シテ用フルナリ。

勵士第六

勵士者以功之大小設為燕賞之禮而激勵無功者篇中但言勵士之法故以名篇凡一章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問吳起曰嚴刑罰明賞賜足以致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使

勝乎吳起對曰嚴刑明賞之事臣不能悉論之雖然非國家所倚恃者也夫發號施令而使

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使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武侯問曰使人樂聞樂戰樂死將如何致之起對曰君

舉前日有功者進於廟庭燕饗之無功者自知激勵也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於是武侯陳設坐席於廟庭之上分為三行以饗士大夫功之上者坐於前行餽

席兼重器。牲用上牢。功之次者。坐於中行。簡席器比前行。少減。無功者坐於後行。但有簡席而無重器。燕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庭之外。亦以功爲差等。無功者不與也。有死於王事者之家。每歲遣使。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

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魏士聞之。不待將吏之令。被甲冑而奮擊者。以萬數。武侯

召吳起而謂曰。子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

魏士聞之。不待將吏之令。被甲冑而奮擊者。以萬數。武侯

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

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今使一必死之賊。伏於曠野之地。千人共往追之。起欲人人致死而戰。言此爲喻也。梟惡鳥。晝日不見物。故數視狼惡獸。怯於行走。故數顧。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

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

脫其云云。吳起必勝。成算アリテ。此ノ假設ノ語ヲ爲メレナリ。

死賊ハ必死ヲ決セル賊ナリ。

當從受云云。吾ガ合ニ從ハバ必ズ敵ヲ破リテ。各其ノ用ヒテ戰フ所ニ隨ヒ。敵ノ車騎又ハ歩卒ヲ獲テ功ヲ奏スベシトナリ。

功也。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共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同心併力。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吳起之言。兼以兵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兵五十萬衆。此乃勵士之功也。

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

其長有獲。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

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徒若用車戰者。不獲敵人之車。用騎戰者。不獲敵人之騎。用徒戰者。不獲敵人之徒。雖破秦兵。皆如無功。故交戰之日。其號令不煩。擾而威震天下。

右第一章 勵士終

吳子直解終

司馬穰苴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

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司馬穰苴傳終

司馬法目次

- 仁本第一
- 天子之義第二
- 定爵第三
- 嚴位第四
- 用衆第五

一 八 一五 二四 三〇

司馬法目次終

司馬法直解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補莆田黃獻臣詮解

按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卿之列。入則佐天子以治國，出則總戎兵，以定亂。故此書仁本篇首言仁義禮智信，次言九伐之法。天子之義篇首言法，天地觀先聖教，民體俗。次言賞善罰惡之法，定爵篇首言教詔之法。次言戰攻之法。嚴位篇首言治兵之法，用衆篇首言應敵之法。有太公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此王者仁義之兵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大公於齊，後子伋為齊侯，故其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遂能卻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遠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是書言辭古簡而義深，中間又有缺文誤字，儒家多不經意。學者由是不得其說，今姑為之直解，以訓將家子弟，其不可曉者，悉皆闕疑，以俟知者焉。

仁本第一

仁本者以仁為根本也。古者興師，但討不義，非好大喜功，故取名篇。

古ノ人國ヲ治ムルニハ
仁ヲ本ト爲シ義ヲ以テ
宜キヲ制ス、是レ萬世
ノ常ナリ、正道ニテ治
マラザル時ニ己ムヲ得
ズシテ權道ヲ用ヒ兵ヲ
動カシ戰フ、戰ノ事
ルヤ賢者ニアラザレバ
能クセズ、中人未ダ與
ニ之ヲ權カレベカラ
ズ。

仁義等ハ我ニ在ルモノ
ヲ以テ云ヒ、親說等ハ
人ノ我ニ對スルヲ以テ
云フ、方ハ向フノ義ナ
リ、愛ハ國民ノ我ヲ愛
スルナリ、威ハ兵ノ我
ヲ畏ルナリ。

時ハ農時、民病ト共ニ
我が民ニ就キテ云ヒ、
喪凶ハ凶死、喪ト共ニ
他國ノ不幸ニ就キテ云
フ。

聖人已ムテ得ズシテ兵
ヲ用フ、天下平ナレバ
凱歌シテ兵ヲ解ク、然
レドモ猶ホ武ヲ忘ラ
ズ、春秋民ヲ聚メテ狩
リシ因リテ武ヲ習ハシ
ム。

奔ハ敵已ニ敗レテ奔ル
ナリ、綏ハ兩軍對陣シ
テ敵ガ機ヲ見テ軍ヲ收
メテ退クナリ、縱ハ從
ヒ行クナリ。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仁者本心之全德其用則主於愛
之制其用則主於斷斷莫先於因事之宜而治之故治國治軍者必以義治之謂得其正爾
也○一說義治如與兵問罪欲其自新不遂滅廢其國也 正不獲意則權權出

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道以濟之權變之道出於戰陳不出於中人中人者中品之人未可與權者也蓋正者萬世
之常權者一時之用乃湯武仁義之兵而濟之以權者也或曰中人即建中用中之人與戰
用權之道異也以下言用權之事是故殺人以安天下之人殺之可也如武王誅紂伐奄唐
太宗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求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其餘不
戮一人自古誅其君而弔其民皆是殺
人以安人者也書所謂辟以止辟之義 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國攻人
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
王伐商大賚其民是也 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國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
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
紂一戰而天下定是也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
國故有仁者人見而親之有義者人見而說之有智者人見而倚恃之有勇
者人見而歸向之有信者人見而信服之一云方即書經方行天下之方 內得愛
焉所以守也 國國內之民得我之恩愛所以能守如趙襄子使尹鐸守晉陽智伯
其心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國國外之兵畏我之威嚴所以能戰是國家
法令素行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軍旅是矣 戰

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歷謂不歷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國戰陳之道不違農作之時不經
強之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時不因兵於人有喪之
之際所以愛夫敵國之民也如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吳王闔閭乘九常
死而伐越是加人之喪者也糜人乘楚大饑令百濮伐之是因人之凶者也 冬夏不
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國隆冬盛夏大寒大暑之月不興師以伐人所以兼
冒暑征陵蠻士多疫死者是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
也以上申言以仁爲本之意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天下雖安忘戰必至於危。

國故國雖大好戰必至於危如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是也 天下
既平天子大愷 入於晉是愷爲軍樂也明矣後章得意以愷歌示喜者是也 諸侯
蒐秋獮 國春獵曰蒐秋獵曰獮蒐者搜也搜其無孕字者取之獮者殺也順
春振旅秋治兵 國諸侯春月則振旅秋月則治兵振止也又整也旅衆也 所
以不忘戰也 國天子春蒐秋獮諸侯振旅治兵皆所
步縱綏不過三舍 國奔敗北也謂追人敗北之兵不過一百步縱綏春秋左傳
從古通用也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古者以軍退爲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三舍
是九十里也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註曰軍退爲綏謂秦晉皆有備各

聖人已ムテ得ズシテ兵
ヲ用フ、天下平ナレバ
凱歌シテ兵ヲ解ク、然
レドモ猶ホ武ヲ忘ラ
ズ、春秋民ヲ聚メテ狩
リシ因リテ武ヲ習ハシ
ム。

勝ニ誇ラズ人ニ讓ルヲ以テ禮ト云フ。

我が兵ヲ待ツニ各人ノ能ク其ノ能クセザルトコトヲ強ヒズ、兵ノ傷病アル者ハ之ヲ哀憐スルハ仁ナリ。敵人既ニ列ヲ成シテ然ル後ニ戰フハ信ナリ。

民紀ハ民ヲ維ケノ綱紀ナリ。

防其矢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蓋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陳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後篇又曰從奔不息蓋逐奔從奔縱綏三者意相似一云縱綏謂縱放其綏以追躡敵也

兵也三十里為一舍三舍則九十里是以明其禮也蓋良心發見而不可掩者遂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非惟恐傷我之兵又於彼之敗不忍窮兵逐之是又讓之大者乃所以明吾禮讓也惟仁義之兵如此若後世乘人之敗有不解甲三日而追之者非明禮之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若秦晉戰秦人將潛師而遁趙盾欲薄之於河趙穿當軍門而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是以明其仁也

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趙盾聞之遂不薄秦兵即此意也

隱之心仁之端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良心善端之發見者乃所以明吾之仁愛也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兵已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不乘人之不及不掩人之不備此所以明吾之信也

爭利是以明其義也

殺一童子而奪其黍肉湯與兵伐之但為其不祀及殺是童子而征之耳此爭義而不爭利者也

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國人既服降又能舍之不殺此所以明吾勇也春秋傳曰叛則伐之服則捨之是也

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審察不失此所以明吾之智也

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六德以時會合其衆而教之時如壯者以暇日之時先王修為紀綱庶民之道此乃自古之軍政也

官民一氏ノ徳有ル者ハ其ノ徳ニヨリテ之ヲ使フ。

正名一公卿大夫士ノ名ヲ正シ各其ノ職守ニヨリ事ヲ治メ諸侯ヲ立テ各其ノ職ヲ分ケ。

聖徳之至ハ兵ヲ用ヒズシテ天下平ラカナルヲ以テ言フ。

甲兵ハ刑ノ大ナルモノナリ、巡狩ハ天子ガ諸侯ノ守ル所ノ國ヲ巡リ其ノ治ノ善惡ヲ察スルナリ、方ハ方國ナリ、會諸侯ハ天子巡狩ノ時其ノ方面ノ諸侯ヲ其ノ地ニ會スルナリ。

皇天上帝ハ天ナリ、后土ハ地ナリ、皆神トシテ此ク言フ、冢社ハ五穀ヲ生ジ人ヲ養フモノトシテノ地ヲ祭ルモノナリ。

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徳。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徳之至也。

闕外今本作内。○昔古聖王之治。上順天之道。下設地之宜。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民之有徳者。官而使之。謂任賢使能。俊傑在位也。正名者。正公卿大夫士之名也。治物者。六卿分職。各司其治也。立國。謂立諸侯之國。辨職。謂辨公侯伯子男之職也。以爵而分祿。爵重者。重其祿。爵輕者。輕其祿。所以諸侯說懷。海外之遠。皆來服。獄弭。滅而甲兵寢息。乃聖徳之治也。聖者。神明不測之號。徳者。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聖徳之至。是申贊之辭也。○此論先王之善治。而推及其效如此。以見兵之不必用也。其次賢

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

闕其下有賢王者。制禮樂與法度。乃作墨劓腓宮高下。教民以和也。古禮有五。吉凶軍賓嘉。古樂有六。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法法則也。度制度也。五天地之中數。刑必用五者。蓋欲協民於中也。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

闕與甲兵。以討不義之人。巡諸侯諸侯。而考其禮樂法度之不同者。如

其有失命亂常悖徳。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

闕其下有違失上命。紊亂典常。反背道徳。不順天之時。而欲危始有背本文章旨。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

闕徧告天下諸侯。彰明有罪之人。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

闕乃告祭於皇天上。

造亦祭ノ名、古ハ征伐ノ事アレバ祖先ノ廟ニ告ク其ノ木主ヲ奉シテ行ケリ。
冢宰ハ周ノ六官ノ長、後世ノ宰相ナリ。

較ハ彼ヨリ我ニ抵抗スルナリ、敵ハ我が彼ヲ對手トスルナリ。

賢ハ賢士、明ハ明君。此ノ一段ハ賢王ガ權ヲ用ヒテ正ヲ失ハザルヲ説ク。
以土地——封疆ノ廣狹ヲ制スルナリ。

合・和ノ二事ハ上ノ六事ノ中ニ行ハルナリ。發禁ハ事既ニ發現シテ之ヲ禁ズルナリ、諸侯ヲ會シテ之ヲ令ス。
費ハ其ノ罪ヲ治ムルナリ。
壇ハ空虛ノ野地ナリ、其ノ君ヲ國都外ノ空地

帝日月星辰祈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家社皇大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五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土曰鎮星是也辰十二次也子曰玄枵丑曰星紀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首未曰鶉首申曰實沉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觀營是也后土地祇也四海東曰滄海南曰溟海西曰瀚海北曰渤海神祇者四海之神祇也或曰凡載在祀典之神祇也
山川者名山大川也如五嶽四瀆之類是也家社者大社也
乃造於先王。造於先王之廟而告之重其事也。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曰某國今爲不道之事當往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集師旅於諸侯相會天子乃明正亂國之刑冢宰六卿之長統百官均四海者也。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
版築之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號令於軍中曰凡入罪人之地無暴棄國內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而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牆屋無斫伐其林木掠取民之六畜馬牛羊犬豕鷄也禾黍穀之在野者器械民家所用之器物也。
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
奉而歸之勿得傷害雖遇少壯之人他若不敢相較勿與之爲仇敵也或曰不較者不與之較也勿敵者勿與之敵也亦通蓋王者之師誅有罪而弔無罪彼既無罪何必與之較又何必與之敵哉。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藥調治之而使歸其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

修正其國

既誅有罪之人天子與天下諸侯修正其所征之國。

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賢士更

立明君正復上下之職是其大至此。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

以土地形諸侯。

強弱之形勝於天下

也王霸之所以平治天下諸侯者有六事。

以政令平諸侯。

令平治天下

之諸侯激其恥也如天子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是也。

以材力說諸侯。

一本

其亂也。以禮信親諸侯。

以謀人維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

一本

作財。以材力之士說諸侯。

以謀人維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

一本

服諸侯。

以謀人維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

一本

患與之同利以交。

比小事大以和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

一本

會之以發禁者九。

一云。上六事懷之於未發之前此九事禁之於既發之後猶禮記所謂發然後禁也。憑弱犯寡則責之。

之謂四面削其地也。以強

賊賢害民則伐之。

之謂聲其罪而致討之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之壇讀曰壇謂置之空壇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

二幽スルヲ云フ。
 削ハ國土ヲ削ルナリ。
 侵ハ兵ヲ濫メテ不意ニ
 其ノ境ニ入ル、伐ノ鐘
 鼓ヲ鳴ラシテ罪ヲ聲ラ
 スト相反ス。
 正ハ執ヘテ之ヲ殺スナ
 リ。
 殘ハ先ノ其ノ人ヲ殺シ
 テ更ニ其ノ屍ヲ焚キ又
 ハ磔ニスルナドノ刑ヲ
 云フ。
 杜ハ他國トノ交通ヲ塞
 ヲ絶ツナリ。
 滅モ亦殺ナリ。
 此一段亦權ヲ行ヒ正ヲ
 失ハザルヲ説ク、終篇
 正ト權トナ意味ス。
 比小事ト以下十一句周
 禮大司馬ノ職ニ見ユ、
 但周禮ハ和ニ諸侯ニテ
 和ニ邦國ニ作リ、會之
 云云一句ヲ以テ九伐之
 法ニ正ニ邦國ニ作ルヲ
 異ナリト爲スノミ。
 士庶ハ自ラ義ヲ立ツベ
 カラズ、内ハ父母ノ教
 ナ奉ジ、上ハ君長ノ義
 ナ奉ズ。
 士不君先ヅ士ナシ
 テ民ニ義ヲ教ヘシメ、

野荒民散則削之。 削之謂削其地貶其爵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 負固謂其地貶其爵也。 負固謂其地不從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 正之謂正治其罪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殘之謂殘滅其國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 杜之謂杜絕其交通也。 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外內亂謂外內淫亂與禽獸行同。 如鳥獸之聚塵。 則滅之謂滅其國毀其宗社也。 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 潛師入境曰侵。 兩兵相接曰戰。 環其城邑曰圍。 造其國都曰入。 徙其廟市曰遷。 毀其宗廟社稷曰滅。 詭道而勝之曰敗。 悉虜而俘之曰取。 輕行而掩之曰襲。 已行而躡之曰追。 聚兵而守之曰戍。 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其輕重也。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者君道也。 君道無所不備而獨以義言者義主果斷。 書曰以義制事。 兵又事之大者。 非義不能果斷。 而裁制此所以獨以義言也。 以首有天子之義四字。 故以名篇。 此言教習士衆之

天子之義。 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天地之道。 春生而夏長。 秋收而冬藏。 天子亦法天地之道。 仁以愛之。 義以制之。 禮以敬之。 智以別之。 一寬一猛也。 天地之道。 陽舒而陰慘。 陰殺而陽生。 天子亦法天地之道。 修德而行政。 而儀刑之。 此天子之義也。 言此以起下文士庶之義。 士庶之義。 必奉於父母。 而正於君長。 庶之義。 內必奉養其父母。 上必取正於君長。 一云奉奉教也。 故

然ル後ニ民ヲ戰ニ用フベシ。

平時ハ平時ノ德義アリ、軍中ハ軍中ノ德義アリ、德義各、其ノ分ニ行ハレテ相論エズ。

自ラ功ニ誇ラザル者ハ人ト争ハズ、故ニ平時ニ事ヲ斷シ、戰時ニ事ヲ斷ズルモ皆其ノ義ニ合シ、能ク人ノ材技ヲ用ヒ之ヲ掩ハズ。

雖有明君。 士不先教。 不可用也。

雖有明聖之君。 而士不先教。 則不可任用。 以戰也。 或曰。 士教民之官也。 即以不

教民戰。 是謂棄之之義也。 謂用之以戰也。 古之教民。 必立貴賤之倫。 經使不相陵。 王古聖

民。 必立貴賤之倫。 序經制。 使不相侵陵也。 德義不相踰。 材技不相掩。 勇力不相犯。 義者不

得相踰。 有材技者。 不得相掩。 有勇力者。 不得相犯。 故方同而意和也。 方者向也。 三者皆貴賤不相陵

同而意和也。 一本作力同。 古者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 濟濟。 士子踰踰。 揖讓進退。 升

降。 跪拜。 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 此國容也。 所以不可入於軍。 武夫前呵。 壯士後隨。 旌旗麾幟。 金鼓笳鈴。 坐作進退。 分合解結。 此軍容也。 所以不可入於國。 故德義

不相踰。 倫經。 而不得相踰越也。 上貴不伐之士。 不伐之士。 上之

器也。 器在上者。 當貴重。 不誇伐。 功能之士。 不自誇伐。 功苟不伐。 則無求無

求。 則不爭。 國苟不自誇伐。 則無求於人。 既無求於人。 則與人無所爭也。 昔馮異見諸將爭功。 每屏大樹下。 得此道矣。 國中之聽

必得其情。 國在國中。 聽斷事務。 必要得民之情狀。 聽聽訟聽政也。 得其情而斷其是非。 可否也。 軍旅之聽。 必得其

宜。 國在軍旅中。 聽斷其事。 務必要得其情。 故材技不相掩。 國故有材技者。 不得

不伐。 則無求而不爭。 其聽斷國中軍中之事。 從命爲士。 上賞。 犯命爲士。 上

皆得其當。 故有材技者。 能舉用之。 不相掩也。

體俗——身ニ體シテ行
ヒ自ラ風俗ヲ成ス。
逐奔二句ハ仁本篇ニ見
ユ、誘陷ハ敵ガ我ヲ誘
ヒ陷ルヲ以テ云フ。

舜ヨリ武王ニ至リテ民
ニ誓フノ時期益々戰ノ
時ニ迫ル、民ノ力ヲ用
ヒル所以同シカラザレ
バナリ。

兵不雜——仁ト云フ一
種ノ兵器ノミニテ他ノ
兵器ヲ用ヒズ。

濟ハ事ヲ成スナリ。
戎車ハ兵車ナリ。

戮ア 干犯命令爲我士者授之以上賞 故勇力不相犯ア 既ア 不得相干犯也 既ア 然後謹慎選擇其能者而任使之 事極

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ア 既推致教之道其民盡歸一轍 然後謹慎選擇其能者而任使之 事極

修則百官給矣ア 教訓之事既極修 教極省則民興良矣ア 省察則

民興良 習貫成則民體俗矣ア 習貫既成則民皆體做力行自然 教化

之至也ア 教化之至極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

不及則難陷ア 遠則難爲彼所誘若龍且逐韓信爲信誘過濰水而敗之不及則難

爲彼所陷如龐涓從孫臆爲臆算至馬陵而殺之 以禮爲固以仁爲勝ア 禮讓

之固守者守之以禮也以仁愛爲制勝者戰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

子貴之也ア 既勝敵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

民體其命也ア 此古者用兵之道君子所以貴之也 夏后氏誓於軍中欲

民先成其慮也ア 夏后氏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中欲民先事而成其思慮也 殷

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ア 殷 師征討誓告於軍門之外欲民

先治勇銳之意以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ア 周者武王有天下

待戰陳之事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ア 之號也凡出師征討

必待將與敵人交刃之時而誓告之欲致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ア 之號也凡出師征討

民必死之志也此上論古者誓師之事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ア 之號也凡出師征討

故其兵不雜ア 雜用兵之刃兵器宜雜雜則難制未用兵之刃故兵器不

也猶言其德盛也 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ア 殷湯以義取天下初用兵

以仁爲兵一而已 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ア 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刃矣

征而無敵於天 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ア 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刃矣

下豈非義乎 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ア 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刃矣

於孟津者八百鷹揚之將以百夫致師非力而何太嶽曰夏商周三代

各以其盛德者而言非殷無德而周不義也此論三代用兵之不同 夏賞於朝

貴善也ア 於朝賞人之善也 殷戮於市威不善也ア 殷家戮有罪者

也 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ア 於市勸爲善之君子懼爲惡

之小 三王彰其德一也ア 則一而已此論三代之刑賞也 兵不雜則不

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ア 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之而衛長兵

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

則不濟ア 兵器太長則難用以犯人兵器太短則不及以擊人兵器太輕則 戎車

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鈞戎車夏后氏名曰鈞車先導之以正也先一作尙殷曰寅車先疾

也。殷殷之車名曰寅先導之以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周周之車名曰元戎先導之以良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

此論三代之戎車也。漢書作勢旂夏后氏支首人之執也。旂曲禮謂蛟龍爲旂者是也夏后氏之旂支首者象人之執人首黑故

也。執當依漢書作勢。殷白天之義也。殷之旂色白象天之義天體瑩潔故也周黃地之道也。周章士卒所戴色黃故也此論三代之旂色

也。黃故也。此論三代之旂色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尙明也。周章士卒所戴色號之章也尉繚子所謂卒有五章是也夏后氏之章畫日月尙其明也

也。殷以虎尙威也。殷殷之章畫虎尙其威猛也周以龍尙文

也。周周之章畫龍尙其文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師若多務威則民心誦抑而不伸若少務威則民心驕橫不能制勝

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牛馬不得其任姓不得其倫彼技用不得其所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

多威之弊也。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

詐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用

詐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用

詐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用

詐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用

將帥或少ケレバ將士命ヲ用ヒズ、恣ニ其ノ意ヲ行ヒ民ハ命ニ勝ヘス。

有司ハ軍法ヲ執ル吏ナリ之ハ民ヲ指ス。

將士ガ軍吏ヲ陵キテ法ヲ守ラズシテ私ヲ爲スチ云フ。

徒ハ歩卒ナリ。

有勇多力之人不費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之人不貴善行之人而貴暴行之人。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

不勝。既不畏上必陵侮其有司此所謂少威之故也軍旅以舒爲主舒

則民力足。師行日三十里是舒則民力足矣雖交兵致刃徒

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雖與敵人交兵致刃徒步者不趨走御車者不馳驅追逐奔走不踰行列是以

其軍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

過誠命。軍旅之所以堅固者是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絕其人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過越將之誠命此論陳師固軍之節也古者國容

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古者國容不入於軍軍容不入於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

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是民逼於軍文勝於武也

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

問不言難進易退。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溫和所謂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是也修治

自己以待他人君不召不敢擅至君前不問不敢妄言國政。難進而易退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此言國容也在軍抗而立

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在軍抗而立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

抗ハ頭ヲ擧グルナリ、平時ハ少シ俯スヤウニスルニ、陳中ニテハ頭ヲ上グテ眞直ニ立ツ。平時ハ車ヲ驅ルニモ度

アリ、軍ニアリテハ早ク驅ル、介者即チ甲冑ヲ着ケタル者ハ揖スルノミニテ拜セズ、拜ハ必ズ跪キテ頭ヲ下ケ、揖ハ立チテ頭ヲ下ケ、手ヲ動カスノミ、式ハ車ノ横木ニ手ヲ掛ケテ頭ヲ下グルナリ、城上ニテ走ラズ、齒ハ口ヲ開キ語ルナリ、以上皆軍容ヲ云フ。廢徳ハ用ニ足ラズトシテ棄テラルル徳、簡民ハ無用ノ者トシテ擯ビ去ラルル民ナリ、無廢徳云ハ民ノ徳皆擯ベク人皆用フベキ云フ、賞無所生云云ハ民皆善ナルヲ以テ賞シテ生カスコト無ク、民皆惡ヲ爲サザルヲ以テ罰シテ其ノ後效ヲ見ルノ必要ナシトナリ。禮記王制篇ニ元日司徒民ヲ會シテ射ヲ習フ、民ノ教ニ從ハザルモノハ右郷ノ者ハ左郷ニ、左郷ノ者ハ右郷ニ移シ以テ其ノ新人ニ化スルヲ觀ルコトヲ云ヘリ、此レ即チ逐列ナリ。

如周亞夫屯軍細柳漢文帝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是也在行伍中當馳逐而果決介冑在身不拜全禮在兵車不暇敬式爲儀也城上不趨走恐驚人也危事不啓齒恐惑衆也此言軍容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一裏也在國尙禮一表在軍尙法文與武一左一右也在國尙文在軍尙武表裏言各有其用也左右言各有所先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徳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古者賢王在上明下民之德而無所隱盡小民之善而無所蔽故無廢墜之徳無簡擇之民言德皆可舉而民皆可用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子之行是也賞無所生言不賞而民皆善也罰無所試言不罰而民皆不爲惡也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有虞氏是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夏后氏但賞人之善不用罰教之至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殷人兼用賞罰不用賞威之至也周以賞罰德衰也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將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逐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凡有大捷上下皆不賞故上下皆不誇伐其善在上者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在下者誠不伐善必亡等矣言無彼我之分也一云無等是無等而欲上之心也上下

亡等ハ彼我ノ差別ヲ立テテ己レ人ノ上ニ上ボラントスルコト無キヲ云フ。

民ヲ派シテ邊城ヲ守ルヲ云フ、一年ヲ以テ期ト爲ス、一年ノ役ヲ終ハリテ歸ヘレバ三年ノ間他ノ夫役ヲ免ズ、此レヲ三年不典ト云フ、三年不典ハ上ノ下ノ勞ニ報ズル所以ニテ、民一年ノ成ニ服スルハ上ニ報ズル所以ナリ、故ニ上下相報ト云フ。民ガ師役ヨリ還ヘリ武ヲ伏スル時、天子之ヲ靈臺ニ勞シ、民ニ休息ヲ示ス。

定爵位ハ將帥稱什伍ノ長ナドノ爵位ヲ定ムルナリ。

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上下皆不伐善若此相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凡有大敗上下皆不誅責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謂上下皆能自責也在上者誠以不善在己必能悔改其過在下者誠以不善在己必能遠離其罪能自新而不諉咎矣此論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皆分任其惡古之不加賞罰者如此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觀民之勞也古者戍邊之兵三年不典與猶籍也如役不再籍是也古者戍兵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一年即還三年不驗籍而役之是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戰伐而勝得意而還奏以愷歌者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偃伯靈臺同偃息伯者用武之事而相與同樂於靈臺之上示休兵息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周得天下之後恐天子之臺皆曰靈臺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此修文之事凡勞還師勞還役恐皆在靈臺之下答民之勞所以示休息其民也或曰偃姬字之誤姬伯即文王也文王時有靈臺其詩曰經始勿亟即所以答民之勞也

定爵第三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之爵也爵定則上下有分而不亂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

方ハ比ナリ、方慮ハ衆人ノ意見ヲ比較シテ其ノ善キモノニ從フナリ。極物ハ下情ヲ盡スナリ、嫌ハ疑ト熱シテモ用フル字ニテ亦疑ノ義ナリ、心ニ疑フトコロアレバ之ヲ變改シテ心ヲ平ラカニシ、事ニ疑ヒアレハ實否ヲ尋繹シテ之ヲ決ス。亂、止共ニ我が兵ニ就キテ云フ、服正云云ハ人ニ正直ノ道アレバ之ニ服從シ、人ノ有恥ノ善心ヲ成就スルナリ。勝ハ盡ナリ、罰ヲ嚴ニシ小罪ヲ殺セバ小罪ハ無クナリ、大罪モ因テ減ズ。順天奉時以下五句ハ上ノ五者ヲ説明ス、毎句下ノ語ハ上ノ語ヲ説明スルナリ。時ハ天時ナリ、能ク天時ニ因ルハ順天ノ方法ナリ。因敵ハ所謂糧ニ敵ニ因ルナリ云フ。

物ハ我が兵器ヲ言フ、長短ハ兼テ用ヒテ、一ニ偏セザルヲ與伴ト云フ、故ニ又兩之ト云フ。心ト力トノ二者共ニ戰ニ必要ナリ。豫メ教フレバ衆心ハ將心トナリ、戰ニ臨ミテハ力ヲ節シ、常ニ餘力アラシムベシ。

分而不亂著明有功有罪者則賞罰無僭濫之失而人知所以勸懲之道收用游說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昭告之法則民知所遵守而不犯

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 訊厥衆 求厥技者欲廣其能也多方比合其慮者欲計之深也推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變當作辨也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願動而動者與民同志也變嫌或云人有所嫌則變置不用養力一作休養民力 凡戰固衆相利治

亂進止 亂進者治之 服正成恥約法省罰 亂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正諫人能自恥不善之心是良知良能發見當成就之約法者法不煩也省罰者罰不濫也進止一作兵之止者進之謂簡約法制節省刑罰 小

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 罪既罰大罪因微罰殺小罪則小罪皆懼而失勝大罪因而奮勵也 順天阜財擇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罪順天之時阜財之財悅衆之心利地之險右兵之用此謂之五慮右先也兵器之當先者 順天奉時 順天者奉天之時也

之也一說順天即弔民伐罪 阜財因敵 阜財者因糧於敵也所謂食敵一鍾奉時如饑渴欲飲食飲之時也 阜財因敵 當吾二十鍾蕙秆一石當吾二十石也

擇衆勉若 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生而不畏危亡也 利地守隘險阻 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險阻絕之地也所謂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也 右兵弓矢禦及矛守戈戟

助 右兵者長短相助而爲用也左傳曰天子右之吾亦右之右是助也弓矢殺人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及矛長兵也可用以守及攢竹八觚長一丈二尺矛鉤也長二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者戈平頭戟也長六尺四寸戟小枝向上者也長

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上五兵各有所當長以防衛其短短以救護其長即上

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與爲三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趙盾

見物與伴是謂兩之 物則效而用之思與之伴 是謂兩相支持之道如是乃謂五 主固勉若視敵而舉 其壘然後勉順士心

而舉動也 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 心固是心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耳馬所以戰牛所以載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閑

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耳馬所以戰牛所以載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閑也飽充飽也凡此皆欲齊其力也一云佚以待勞飽以待饑皆力以從心者也有心無力

銳氣不鼓有力無心易至 教惟豫戰惟節 民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是棄於亂心力相同敵莫能當 教惟豫戰惟節 民也與敵戰當謹修其節制所謂其

節短是也一說戰惟節是不強衆 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 軍將卒疲於戰陳也故借心身以引證焉 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

如人之身百人爲卒譬如人之四肢也五人爲伍譬如人之指拇也所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也 凡戰權也鬪勇也陳巧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也 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

時日不遷ハ時機ヲ失ハザルナリ、微行ハ隱微ニ行ヒ敵ノ不意ニ出ヅルナリ。

衆有ハ我ガ糧食器械等ヲ云フ。有ハ具備スルナリ。

人勉メテ事ニ當ル、是ヲ國ガ才能智巧ノ人ヲ得ルヲ樂ムト爲ス。大軍ハ散ナリ易シ、故ニ法ヲ以テ之ヲ固クス。多力ハ粗ナリ易シ、故ニ能ク之ヲ勞練(煩)ス。

欲不能於敵反是。用不能行於敵國則反此道謂敵所不欲吾則用之敵所不能吾則行之敵所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不可闕也。時日不

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在必戰龜勝者占而得勝兆也。微行者微妙於行事

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此所謂有財。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人習陳利。極物以預。是謂有善。預備之此所謂有得兵家之善計

人勉及任。是謂樂人。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之義。一云國家樂得其人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用固其

陳。多力用煩其陳。目前物必不錯過。倉卒有變。不爲無應。此所謂行軍預備之道。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密者戰欲靜者兵無諱也。多內力者士氣

因是進退。是謂多力。則進可退則退則兵力

有以職。是謂堪物。謂堪物堪物者堪爲簡治其物也。

因是辨物。是謂

簡治。因是堪物之人。以辨別衆物。此所謂簡治。簡治者簡選治才也。一云簡用人而致治也。稱衆因地。因敵令

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之廣狹而用之。因敵

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柱。誦。煩。肆。崩。緩。是謂戰患。者下不

毀折。而及畏。畏之甚也。畏敵者敗。登壽春。見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有懼色。是也

兩是謂戰權。伍而五之。言變化不一也。衆寡者用衆用寡。因其敵之強弱虛實。地

凡戰閒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

作兵義。作事

之險易廣狹也。凡事必執兩端而酌之。此所謂戰權變之道也。凡戰閒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南風急而焚。曹操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踰大峴山。見南燕米穀成熟。在野而喜。是也。貴信者。賞信罰必也。惡疑者。禁祥去疑也。作兵義。作事

戰參ハ戰ニ臨ミテ參ナルナリ。

枝ハ枝離、即チ人心一ナラザルナリ、柱ハ膠柱即チ拘泥スルナリ。

吟曠ハ士卒怨怒ノ聲アルナリ。

兩ハ大小堅柔等兩兩兼不用ヒテ功ヲ收ムルヲ云フ。遠キ敵ハ間者ヲ用ヒテ其ノ情ヲ知り、近キ敵ハ其ノ狀ヲ見テ之ヲ知ル、天時ニ因リ、敵ノ權ニ因リ、賞罰ハ必信ナルベク、事ニ當リテ孤疑ノ心アルベカラズ。

時使人惠

時乘其時則易成使人當用其惠則人感恩而心服

見敵

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

見亂我則暇以待之如亞夫時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

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

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坐安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俄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是也見有危難而無忘其衆如張遼在合肥與孫權戰被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出

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

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是也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

威敵在兵刃之上常果以敏果能決戰敏能制勝刃謂以兵刃相接也居國和在

軍法刃上察而人心頓肅刃上察者見之明也察則人無隱情居國

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要見方向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刃上要見信

實信實則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擊戰關惟密密則力齊兵器

當罪而不濫惟難難則長短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乃底於治威令則利在章顯也

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慮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奮勵自勉謀

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服時人中心悅

疏ハ陳ヲ布キ行伍ヲ列
スルニ密ニセザルナ
リ
民ニ教フルニ敦厚ト靜
專トヲ以テスレバ乃チ
治リ我ガ威顯ハレテ
敵恐レ利見ハレテ國
強シ
次ハ軍事ノ次第ナリ
物ハ旗鼓ノ類衆ノ耳

チニニスル所以ノモノ
ナリ

見敵一豫メ胸算ナ定
ムベシ敵ヲ見テ始メ
テ謀ルコト勿レ
聽謀ハ罪有ル者ハ審ニ
問ヒテ後ニ誅スルナ
リ
無誣其名云云ハ敵ヲ欺
カシガ爲メニ詐謀ヲ用
ヒルヲ禁ズルナリ
誓作ハ戰ニ臨ミ誓ナ以
テ人心ヲ振作スルナ
リ
厲ハ自國ニアリテ己ノ
害ニナルモノ及ビ敵ニ
アリテ我ノ害ニナルモ
ノチ云フ
義ハ己ニアルノ害ヲ去
ルノ道ナリ
權ハ敵ニアルノ害ヲ去
ルノ法ナリ
其ハ皆敵ヲ斥ス敵ノ
滿心ヲ成シテ敗レシ
メ敵ノ愛好スル所ノ
モノヲ奪フ使ハ敵ニ
入り込マセタル間者ナ
リ

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物色既章顯衆目乃明著物色者乃旗幟旛麾大鼓之類所以威

人之目也謀慮既定則衆心乃強盛矣一說服行時中之道則軍旅之中各得其治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誣其名無變其旗

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誣詐其名無變易其旗號恐惑衆也一說

見敵無謀不待見敵而後有謀也奉天討賊聽命誅伐何人即聲言之無誣詐其姓名我旗

既張無變易其旗號斯爲堂堂之陳正正之旗也聽

誅又云軍中有聽候誅戮者法在必行而無誣也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

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

息厲祥之事滅厲祥即孫子所謂禁祥衆士振作人心章顯明白則人奮發而力強又當滅

去疑是也一說庇厲滅息反得祥也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

之以強

一曰義被之以信臨

之形使王者之基業混一天下

兼人心而

用之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人溢滿我將順之成其驕也敵人好我挫奪之即孫子所

謂先奪其所愛者是也然後我兵自外攻之閒使自內應之

一曰人二曰正三

日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容色ハ顔色ヲ和ゲテ下ニ接スルナリ。改意ハ惡ヲ改メテ善ニ遷ルナリ。此道ハ滅厲ノ道ナリ云フ。
任ズベキノ人ニ任ジ、正スベキノ綱紀ヲ正シ、辭命當テ得、火攻當テ得ルナリ。

形ハ行ニ作ルモノニ從フベシ、人ノ行云云ハ人ノ法ヲ行ハ衆人ヲ標準トス、而シテ名ト行トテ參互考究シテ其ノ相當ルモノヲ用フレバ必ズ善ク行ハルベシトナリ。
法ヲ行ハントシテ行ハレザレバ身ヲ以テ之ヲ率フ、因テ能ク行ハルレバ若シ行リテ行ハルレバ

則チ再三反復シテ身ニ得章ヲ成サシム、法ハ要スルニ人生ノ共ニ宜シキモノニテ、外ヨリ人ニ爲シ難キヲ強フルモノニアラズ。
一、法令一ニ出ヅルナリ、專ハ權分レザルナリ、受ハ下ハ上ニ受クルチ云フ、法ハ法ヲ長レテ之ヲ守ルナリ、立ハ人各、其ノ位ニ立ツナリ、疾ハ事ヲ處スルニ速カナルナリ。

正ハ上ニ治亂之道七チ舉ゲタル中ノ仁義ナリ、專一皆七者ノ中ナリ。

死。是謂四守。

國榮寵渥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恥羞辱也。死刑戮也。二者人之所惡。榮利所以賞善。恥死所以罰惡。四者皆以勸戒將士。使之謹守也。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欲入更改志意而爲之。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國唯仁者有。凡此皆滅厲之祥之道也。

凡此皆滅厲之祥之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國唯仁者有。凡此皆滅厲之祥之道也。

國常懷懷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人人正正。辭辭。火火。任人而選。其所以信。反敗其身。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

桓責楚以苞茅不入。王祭不供。而楚人請盟是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也。按上文有七政。此重言其四。而不言巧水兵三者。疑脫之也。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國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衆之氣。因開發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顏色。引人之地。各以職事命之。此所謂戰法也。○一云。蹈敵人之境。取其制地而歸者。即以其原職命之。使爲世爵也。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國形今本作行。○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由衆人求之。行之可也。一云。凡人之行法。不

過求之衆人所能行者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國以今作自。○若令之行。而不能行。必以身率之。若令之行。而能行。因使

勿忘於心。再三令之。必使行之。成章而後已。人生而得義之宜。謂之法。謂法乃人生之所共宜者。非強人之事也。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義。六曰變。七曰專。國之亂之道。必

在己先端本。一曰仁。仁者愛之理也。二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三曰直。直者不偏曲也。四曰一。一者誠實而無妄也。五曰義。義者事之宜也。六曰變。變者權變也。七曰專。專者均平專一也。或解一作法令。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

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國立軍國之法。一曰受。受者能容

立。立者執立而不能搖奪。持守堅定也。四曰疾。疾者機事決疾也。五曰御。御其服。御制其戎戰

之品服也。六曰等。其色。旗幟衣服之色。各有等也。七曰百官宜。無淫亂之服也。一云。受是責

人以承。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出軍旅之中。使法令

下皆知懼法。方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國軍中不聽小

可謂之法也。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謀臨戰無爭小

利。言聽之大。而戰之利亦大也。謀慮日有所成。而行事以微妙。此謂

之道。或解曰。成作計。日成功。圖計日成功。而行事微妙。是爲正道也。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國凡戰事合正道。若不可行。則專其事。以

則申之以法令。人若不信。則示以誠實。一者誠也。或曰。一其號令也。號令一。則人相信也。

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

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國衆若怠惰。則動作之。而使

不怠。衆若疑懼。則變更之。而使

不怠。衆若疑懼。則變更之。而使

不怠。衆若疑懼。則變更之。而使

之不疑。若人，不信在上之人，則令行不可反復。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是也。凡此皆自古之軍政也。

嚴位第四

嚴位者，嚴整其步位之法也。以首有三位，欲嚴三字，故以嚴位名篇。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窳，氣欲閑，心欲一。凡戰陳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力，欲窳，窳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之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凡戰陳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凡戰陳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

陳法縱橫之力，察名實與實相稱與否也。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陳而待之，見危則坐而候之，坐而進者，當跪其足，乃下敬上之禮也。畏敵則密，其密則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敵在邇，勿令視，而專意進戰，可以不散。勿視，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敵在邇，勿令視，而專意進戰，可以不散。勿視，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敵在邇，勿令視，而專意進戰，可以不散。

視猶無敵於前也。能無敵於前，則不散。敗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孫子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皆被甲而坐。若春秋左傳，襄糴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一說，兵事尚右，故甲位左，爲下，右位爲尊。故帶甲者居右，右之下，坐而誓，誠行必徐緩，以示異也。依此解，當位下，左，作句，右，下，甲，作句，坐，誓，徐行之作句。

位速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謀徒甲，畏亦密之。凡卒伍之位，速徒步者，皆甲。然後籌以輕重之權。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皆謀呼之。徒甲有畏心，則亦

密陳而待之。一說，位法下，速徒卒甲士，皆籌度以定其重輕。使乘馬，振噪而徒甲有畏，則密陳而待其定，不責以亂營也。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軍中跪而坐，坐而伏之禮，皆用以膝行，而當夫披甲戴冑之時，又必寬舒而告戒之，勿責以煩縟也。起謀鼓而進，則以鐸止之。而進欲止，則鳴鐸緩其步。銜枚，誓糴坐，膝行而推之。糴，枚如箸，銜於口，有割結項中，以止語也。謂夜欲襲敵，則銜枚而誓，糴則去之，坐而食，卽有事，稟不用膝行而推移之。一說，銜枚禁諛，誓之以糴，則去之，坐而推之，以是待士，可謂寬矣。執戮禁顧，諛以先之。執戮，殺敵也。禁顧，顧敵也。諛，呼以先之。一云，執而呼噪，爭先之人。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所執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純用戮殺，示之以顏色，寬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活之也。循省其所守之職，任之也。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行三戒，不過分日，謂一日之分，卽半日是也。一人之禁，不過一息，恐遲久漏洩，違玩也。軍衆人誓，若禁之不息，分食，恐滋其亂，故不可以分食。敵方疑惑之時，可陳師以服取也。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陳勢堅固，則能持久，以置之危地，則能制勝。固者，下文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是也。危者，上文謀鼓而進，孫子所謂其勢險，其節短是也。能順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之新氣，則勝。士衆以甲冑爲固，軍旅以兵力制勝。凡車以密固。

閑ハ安閑ナリ。等ハ差等又等級ナリ、各人ノ道義ニ從ヒ位地ノ高下ヲ定ム。立進云云二句ハ事作ノ法ヲ云フ。敵遠キニ在レバ審ニ視、近キニ在レバ只管ニ之ヲ擊シ、前ニヨレバ我ガ兵長レズ、後ニヨレバ我ガ兵ノ氣散セズ。兵事ニハ右ヲ上トシ左ヲ下トス、甲者ハ右ノ下ニ居ル、將ガ上位ニ居レバナリ。行軍ノ法、出發ニ臨ミ將ヨリ衆ニ不用命者斬レト誓フ、此ノ時衆皆坐シテ聽ク。大將ヨリ徒甲マテ皆定位アリ、兵器ノ輕重ヲ

度リテ各々其ノ宜キニ從ヒテ用フ、已ニ行カントシテ衆皆起ツ、此ノ時若シ馬ヲ振起セシムルニ謀ガシクテ止マズ、徒甲ニ畏心生ズレバ亦密陳ニ變ジテ其ノ心ノ定マルヲ待チ、再ビ衆ヲシテ坐セシメ、首ヲ俯シテ膝行シテ進マシメ、再ビ之ニ誓フ、但嚴シク之ヲ叱セズシテ寬ク誓フ、若シ起ツニ謀ガシクシテ進ミ、行列ニ節度無ケレバ、響ヲ振ヒテ之ヲ止メ、皆枚ヲ銜マシメテ喧諛ヲ禁ズ。誓糴云云ハ別ニ一事ナリ、誓ヲ聽キ糧ヲ食フニハ衆皆坐シ、膝行シテ進ムヲ云フ。戰克チ敵ヲ執ヘ戮スル時ハ喜ビテ呼諛ス、故ニ諛之ニ先ダツト云フ、此ノ時廻顧ヲ禁ズ、周禮大司馬ノ職平時練兵ニモ亦獲物ニ近ヅクバ諛スルコトアリ。凡三軍一段恐クハ誤アラシク暫ク疑ナク。

長心ハ敵ヲ畏ルル心ナリ
長ハ懼ニ異ナリ、敢
テ輕舉セザルヲ云フナ
リ、勝心ノミナレバ輕
舉ノ虞アリ、長心モア
リテ二心交定スレバ、勝
能ク敵ニ克ツベク、勝
心ノ利益ト畏心ノ利益
ト一ニ歸ス、此ノ二心
ハ勝ヲ制スルノ主ナ
リ、唯々機ニ臨ミ變ニ
應ジテ能ク之ヲ用ヒル
ニアルノミ。
以輕以重ノ輕重ハ兵ニ
就キテ云ヒ、行輕行重
ハ行軍ノ法ニ就キテ云
フ、輜重ヲ多ク携ヘズ
重キ武器ヲ携ヘザル兵
ハ輕兵ナリ、重兵ハ之
ニ反ス、輕兵ニテ輕ク
敵地ニ入レバ危シ、重
兵ニテ行クコト遲ケレ
バ機ヲ失シテ功ナシ、
輕兵ニテ行クコト遲重
ナレバ敗ル、重兵ニシ
テ輕ク入ル者ハ能ク戰
フベシ。

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凡車以密者則固密者陳不欲疎也徒
騰躍之勢如鳥之將擊必斂其翅獸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以
能坐為固也甲以厚重為固重者堅重也兵以輕捷便利制勝
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
權視之。
凡人有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敵虛然後勝可為也人有畏懼之心
交定則可取兩利若一途矣勝心畏心凡兩心為主惟用權變以視其所勝所畏之
何如一云三視字非止目視有視微意兩利為主則後人惟我之權是視而取法矣
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
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
輕重二字不止於一謂凡與人戰以輕兵行輕地
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也。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輕地則無
掠重兵行重地恐兵多而食不繼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率
輕銳倍日併行深入重地敗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輕地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
文懿阻水相拒宣王領兵直趨襄平文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是也。故為戰之道須要
使兵之輕重與地之
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謹兵甲防敵人之
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慮敵人之遇也。與人戰要謹進止謹進止恐敵之乘也。兵甲不
謹被敵襲之則無所禦行列不慎卒遇敵人必至於亂進止不謹敵來乘我必至於敗。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

上ノ人ノ態度ヲ以テ云
フ、奏鼓ハ鼓聲疾ク、
舒鼓ハ緩カナリ、輕重
ハ士卒ノ態度舉動ヲ以
テ言フ。
上ハ主將ナリ、同ハ人
ニ阿比シテ公平ナラザ
ルナリ、生ハ生命ヲ惜
ムナリ、死ハ死ヲ輕ン
ズルナリ。

勝ハ士卒ノ敵ニ勝ツノ
氣ナリ、否ハ之ニ反ス
ルナリ。
本ハ執略守微ナリ、末
ハ攻城拔寨ナリ。

服美重。
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慊慊快足也。能以身率下則衆心服。在上者令
則趨戰疾舒鼓欲其重也。舒緩攻遲重也。鼓聲重則進止徐膚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色
鮮美則人重。上煩輕二句一解兵勢輕弱兵勢堅重服膚輕二句一解兵容輕兵容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凡馬與車堅壯甲與兵犀利。上同無獲。
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上指主將而言也。同阿比也。獲得也。專
於致死而不愛生也。將有阿比之私必不公。故不得衆人之心。將自專擅必不受諫。故在下
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於生全。則不能果敢力戰。故多疑惑之心。將期必於致死。是勇而
無謀者。故不能勝。敵孫子曰。必
死可殺。必生可虜。即此義也。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感愛惠之深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勸之以
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此所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凡人戰之道教約
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凡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是不愛其死也。
吏死職士衆
死行列是也。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制勝之氣則順吾士卒未有制
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
順人事則戰無不勝矣。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
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
三日之中一卒警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
止之令無過瞬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

煩ハ定爵篇ニ見ユ、暇日ニ十分兵ヲ練ルナ

若分云云ハ敵ニツキテ云フ、敵衆ナルモ其ノ兵ヲ分ケテ更ハル更ハル我ヲ擊ツナラバ、我が軍以テ彼ノ衆ニ當ルベシ、敵衆若シ疑心アラバ我其ノ疑ニヨリテ之ヲ利用シテ勝ツ。敵、地利ヲ專ニセバ我ヲ誘ヒ、其ノ來リ追フニ及ビテ迎ヘテ反ヘス。歴ハ過ギテ止マラザルナリ、環龜ノ地ハ中高ク旁低シ、又之ヲ舍テ

去レトナリ。

其ハ皆敵ヲ斥ス。

卒ハ倉卒ニシテ整ハザルナリ。敵ノ力我ニ及バズシテ避ケズ、我因リテ之ヲ擊ツ。

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其敵人之誘我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孔子所謂臨事而懼是也。此謂自古之軍政也。避其敵人之誘我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孔子所謂臨事而懼是也。此謂自古之軍政也。

用衆第五

此篇全論行兵其篇內主於慎重深入敵國以致絕慮益強開意全用衆人之死力也故取名篇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

其陳兵寡宜頻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宜踐墨隨敵利以正合而制勝是正亦勝奇亦勝也。一說煩教習正紀綱。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以合

寡則遠裏而闕之。而闕其一面所謂圍師必闕是也。若分而迭擊寡

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之寡待敵之衆也。若我衆有所疑懼則自用

權變以制勝。一說敵衆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裏。敵若寡則相衆而受裏。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圯。兼舍。環龜。凡與人戰。宜背風之逆。宜背

山之高。右宜。山陵。左宜。險隘。沛澤也。圯。道路傾壞之地。歷者過之而不可止也。凡戰。設而觀

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與人戰。行陳既設。觀其動作如何。或云。設其形勢也。又當視敵虛實而舉事。敵若設計待我。我則循順其意。而勿鼓進其兵。待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屯兵伺之。如趙奢厚集其陳。以待秦兵是也。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

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其變動如何。一進一退。以觀其陳之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臨之而觀其畏懼之如何。靜以待之。而觀其怠。擊其疑。加

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兵擾之。致使其力困。敵陳規正。則潛師襲之。而使之亂。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無備也。阻其所圖。謀奪其所計慮。即

所謂上兵伐謀也。乘其敵之畏懼。即所謂擊其大懼也。一說。因其不避。謂敵不畏避。則因而擊之。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或止息於路。則慮之。恐有伏也。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無所往也。退亦要有反還之慮。無反慮。爲敵所薄也。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而動則致疲弊。而爲

書ハ出征者ノ家信ナリ。親ハ妻子ノ恩愛ナリ。

士卒ヲシテ其ノ責任スル物ヲ棄テ糧食ヲ少クシテ敵地ニ入ラシム。必死ヲ期セシメ奮戦セシムル所以ニテ、是ヲ人ノ意ヲ開キ、大覺期アラシムルモノト爲ス。

敵所乘。後敵而動。則畏懼而爲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息心必生。若不休息之。其力亦致疲弊。休息若久。反生畏懼之心。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所以禁不通。所以絕。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退還之心也。或解書親絕。凡入敵境。雖親近之書。必禁絕而內顧之慮也。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益吾衆人之強。壯軍聲也。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任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沈擊其左右是也。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船破。既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之物。約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人之意。使專一。心志奮勇而戰。已上三者。皆自古行軍之政也。

司馬法直解終

尉繚子傳

尉姓。繚名。子者後人尊而稱之也。魏惠王時人。按漢書藝文志云。尉繚二十九篇。注云。六國時人。劉向別錄云。繚爲商鞅學。又兵家形勢。尉繚三十一篇。今此書只有二十四篇耳。史記亦不見。惠王用此人。以何職。觀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其不用此人。也明矣。況是時。龐涓用事。嫉賢妬能。誘孫臏。別其足而黥之。恐此人一見惠王。而即去。雖有兵論二十四篇。今不可考焉。

尉繚子目次

天官第一	一
兵談第二	三
制談第三	五
戰威第四	一
攻權第五	一六
守權第六	二〇
十二陵第七	二三
武議第八	二四
將理第九	三一
原官第十	三三
治本第十一	三五
戰權第十二	三九

重刑令第十三	四一
伍制令第十四	四一
分塞令第十六	四三
束伍令第十六	四四
經卒令第十七	四五
勒卒令第十八	四六
將令第十九	四八
踵軍令第二十	四九
兵教上第二十一	五〇
兵教下第二十二	五三
兵令上第二十三	五八
兵令下第二十四	六〇

尉繚子目次終

尉繚子直解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補苒黃獻臣詮解

天官第一

天官蓋論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事即兵家陰陽書也以其中有天官二字故取以名篇天官書按綱目集覽漢武元封二年德星下引用云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是亦證焉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

梁惠王問於尉繚子曰

黃帝刑德之說可以百戰百勝有之否乎梁惠王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

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

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

乘之者耶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人德以自守非所謂天官時日與陰陽向背也黃帝者盡乎人事而已矣今有城焉東西兩方攻之不能取南北兩方攻之

刑德ノ説ハ管子等ニモ見ユ蓋シ專ラ天時ヲ以テ言フモノナリ刑德ヲ按シテ戰ヘバ百戰シテ百勝スベシトハ兵陰陽家ノ説ナリ尉繚子ハ之ヲ人事ニテ解スルナリ今有城云云ハ四方ヨリ攻ムルコトユエ一方ハ方角ガ惡クシテ刑ニ向フトモ一方ハ方角ガ善クシテ德ニ乘ズ

ト云フヤウニ、陰陽ヲ
云ハバ、勝ツベキ理ア
ルベキ筈ナリトナリ。

彗星ノ柄ガ齊ノ方ニ向
ツテアリ、天官ノ説ニ
從ヘバ、柄ノ向ツテ居
ル方ハ擊ツベカラズト
爲ス、公子心ハ彗ヲ以
テ人ヲ擊ツニハ柄ヲ人
ノ方ニ向ケテ擊ツニヨ
リテ天官ノ説ヲ破シタ
ルナリ。

亦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邪？此即孟子所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之義。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然取之者，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守禦之兵器具備也，資財糧穀之多積也，豪傑之士同心而一謀也。此即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義。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繇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地，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殷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

向阪陳爲之廢軍。周武王伐紂之時，背濟水向山阪而爲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殷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二萬二千五百人，蓋以革車三百輛而言，共三萬人。除將軍重車七千五百人外，戰士止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也。背水陳者，敵在吾前，水在吾後也。向阪陳者，敵處其高，我處其下也。絕地廢軍，謂陷之死地，有廢絕之形，無生全之勢也。武王背濟水向山阪而勝紂者，以有道伐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以同心同德而伐離心離德也。紂雖得天官之陳，何益於用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

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
向阪陳爲之廢軍。周武王伐紂之時，背濟水向山阪而爲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殷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二萬二千五百人，蓋以革車三百輛而言，共三萬人。除將軍重車七千五百人外，戰士止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也。背水陳者，敵在吾前，水在吾後也。向阪陳者，敵處其高，我處其下也。絕地廢軍，謂陷之死地，有廢絕之形，無生全之勢也。武王背濟水向山阪而勝紂者，以有道伐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以同心同德而伐離心離德也。紂雖得天官之陳，何益於用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

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蓋取書中義，以名篇焉。

兵談第二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窺，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其深邃而無形迹也，如物生於無形，故開之大者不輕窺，小者不恢張，明乎禁，舍開塞之理，民流移者親而撫之，地不可任以耕種者，則任之使可耕可種也。禁謂抑其邪心，舍謂釋其

祕於地ハ九地ノ下ニ藏
スルナリ、邃於天ハ九
天ノ上ニ動クナリ、皆
人ノ思ヒ知ラザル處ニ
出ヅ、無ハ無形ナリ、
開キテ始メテ形アリ、
大小ハ用ノ大小ナリ、
窺ハ輕ナリ、恢ナレバ

怠ル、地不任ハ穀物等
ナ産セザルヲ云フ。
上文ノ禁舍開塞ハ即チ
制ナリ。

小過開謂啓其生養之道塞謂杜其矯枉之風任地之法謂厚糞壤以肥沃之通溝洫以灌溉之勤其力以耘耔之如之何苗不茂而穀不多也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 國夫土地廣大而任其耕種則收穫多而國富矣人民衆盛而有法制則百姓安而國治矣國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與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士卒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取勝於朝廷也 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國不暴甲而取勝於朝廷者主勝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國兵起非可以私忿也見其可勝則興見其不可勝則止 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 國不待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 國患難在百里之內出師宜頃刻之間越境矣亦當速而乘之故不起一月之師患難在四海之內地雖甚遠亦不可延緩歲月使彼謀定而計成亦難制矣故不起一歲之師皆言兵貴神速則能乘人之不及矣 國不待一歲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 國將者上不制于天即無天於上如楚將公子心逆彗星而而入陰平是也中不制於人即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如李靖不聽太宗之詔迎頡利進兵襲破之是也寬不可激之而怒則爲楚將子玉矣清不可事之以財則爲秦將賈孺矣

清ハ清廉ナリ。

弩ハ機發スレバ驟クベ
カラズ、羊角即チ旋風
ハ上行シテ勢止ムベカ
ラズ、兵猶ホ此クノ如
シ。

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 國心狂是不能謀也耳聾是不能聽也目盲是不能視也 是三悖也用之率人亦難矣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 鋸齒亦勝 緣山亦勝 入谷亦勝 方亦勝 圓亦勝 國兵之所及羊腸之勢亦勝 鋸齒之勢亦勝 緣山而戰亦勝 入谷而戰亦勝 方亦勝 圓亦勝 陳亦勝 圓陳亦勝 羊腸險 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 國重者重兵也重兵宜徐行故如山如林言其緩也如如火之燔如垣之壓物不可避如雲之覆物不可逃令人之聚不得以散謂合而不能分也散不得以聚謂分而不能合也左不得以右謂左不能救右也右不得以左謂右不能救左也 以者能左 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國夫兵如總持木弩機牙發動而人不可禦又如羊角旋風上行曲而上行也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然果決而去而敵亦安可禦哉堂堂盛大之貌

制談第三

國制談者談論兵之制
度亦取書義以名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

指則百人盡鬪。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凡兵制度必要先定。則士衆不亂。士衆不亂。則刑罰乃明。金以止之。鼓以進之。故金鼓之聲有所指示。則百人盡向前。而鬪陷人之行。亂人之陳。則千人盡向前。而覆人之軍。殺人之將。則萬人併力齊心。而鬪如此。則天下莫能當其戰矣。鬪行陳軍將皆指敵言。 古者

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

古者士卒有什有伍。車乘有偏有列。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十五乘爲偏。五乘爲列。鼓鳴也。當併力齊心。不可先登先死也。損敵纔一人。而損我已百人。此乃資益敵國。而傷害我軍甚大焉。世之爲將者。不能禁止也。鬪世

將世之庸將。此言制不行於先登者。征役分軍。而逃歸。

征役已分定軍伍。而逃去散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

士卒逃亡。傷損亦甚焉。世之爲將者。不能禁止也。鬪此言制不行於逃奔者。 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

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

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

什伍偏列。皆力併。七敵二當。制トス。制行ハレズ。故ニ先登シテ先ヅ死シテ我ヲ損ス。

後發ハ人ニ後レテ發スルナリ。

矢是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是也。將已鼓而進。士卒互相喧囂。拗矢折矛。抱戟不肯前進。利向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先敗。世之爲將者。不能禁止也。鬪此言制不行於利後者。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眾亦走。世將不能禁。

鬪士卒迷失其什伍。車騎迷失其偏列。奇兵捐棄將帥而走。大眾亦隨之而走。世之爲將者。不能禁止也。鬪此言制不行於棄將以爲衆倡者。 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

大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可以陵而上之。深水可以絕而過之。堅陳可以觸而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而欲過絕江河。固不可得也。江水出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河水出崑崙崑山。踰梁及岐。過龍門。下呂梁。九曲而入於海。 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則能中兵。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

鬪令百人爲一卒。千人設一司馬。萬人立一將。以己之少誅人之衆。以己之弱誅人之強。試聽臣言其法術。足可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者。爲父者不敢舍其子。爲子者不敢舍其父。何況於國人乎。 一夫仗劍

卒ハ率ナリ。長ヲ云フ。少弱ハ卒。司馬。將ヲ云ヒ。衆強ハ兵ヲ云フ。

舍ハ罪アルモ罰セザルナリ。

一人必死セント欲
シ、萬人ハ必ズ生キ
ト欲ス、故ニ之ヲ避ク。

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國一人若仗劍擊於市人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有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期必於死與期必於生固不相侔也。

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國若聽臣之術而行之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能當其前莫能隨其後而能進不可當也莫能隨其後者退不可追也獨出獨入者言其盛強無敵故曰王霸之兵也。

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國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能當者誰哉齊桓公也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曰莫當言人不能當也。

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國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能當者誰哉孫武子也武子爲吳將雖不顯其攻城掠地之功然吳西破楚入郢

莫當者誰曰武子也。國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能當者誰哉孫武子也武子爲吳將雖不顯其攻城掠地之功然吳西破楚入郢

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

兵ニ制無キニエ、十萬
モ數萬ノ用ニシカ立タ
ズ。

内ニ制定マラザレバ、
兵多ク衣食ノ費大ナリ
トモ效無シ、諸侯ノ援
兵ハ緩ニシテ急ヲ救ハ
ズ。

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勝之也。國士所統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成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之制也。能明其禁舍開塞之制一人能勝之則十人亦能勝之也。十人能勝之則百千萬人亦能勝之也。

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

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國故曰便吾軍之器用養吾軍之武勇發動短而制勝於人也。今國皆被患者蓋以重幣之出聘也以愛子之出質也。以地界之出割也。得天下諸侯之助卒虛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人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

無不謂其將。日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國其兵之來助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勇在人下爭先決戰損兵而折衆其實不可得而戰也。

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

猶良驥駟之駛彼駑馬驂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國度量之民無行伍莫能使之正。今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之衣食吾之食若戰而不能勝守而不能固者非是吾民之罪乃內自致如此也。天下諸國來助我戰譬猶良驥駟

之快疾。驚馬鬣與起。與之角逐。何能紹續吾之氣哉。驥駉皆良馬也。驚鈍馬也。良驥駉之駛。譬敵人攻我之疾。驚馬角逐。喻諸國助我之緩。此所以不能紹吾之氣也。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天下之財用也。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

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天下之人。非務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吾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諸侯無敵矣。

○愚按。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斂。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屬籍。由是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國富兵強。尉繚為商君之學者。正謂是也。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

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君徒木示信之意。民言有可以勝敵。毋許其空言。必當試其果能戰與否也。視他人之地。而己有之分。他人之民。而己畜之。必能內有其賢人也。不能內有其賢人。而欲有天下之衆。必致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勢益弱。得地而國用益貧。由國中之制凋弊矣。如吳雖能破越。破楚得志。齊晉武子之去。伍員之死。國無賢人。財用凋弊。而卒為句踐所滅耳。

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信行於國內。此亦商

戰威第四

戰威者論戰之威也。戰無威。奚足以制勝。故取其義以名篇。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刑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闖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本刑形

○凡用兵。有以道勝者。有以威勝者。有以力勝者。講究吾國之武事。料度敵勢之虛實。使敵之氣喪失。而師散亂。刑雖全備。而不能為之用。此所謂道勝也。夫道不止講武料敵。必先修德行。政養民。致賢而已。如文王伐崇。三旬不克。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舜命禹。征有苗。苗民弗率。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是也。審吾法度。號令。明吾賞罰。刑罰。使吾攻守之器。使吾民有必戰之心。此所謂威勝也。如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病者亦爭奮赴。燕晉聞之而退。是也。破敵人之軍。而殺其將。乘敵人之城。闖而發吾兵機。以決勝。潰散敵衆。而奪彼之地。既成功。乃返國。此所謂力勝也。如韓信下井陘。斬陳餘。收趙地。鄭伯伐許。瑕叔盈以蜚狐登城。周麾而呼。鄭師畢登。遂入許。是也。為王侯而知此。所以三勝者能事畢矣。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奪則走。

鬪。夫將之所以戰者。民為之本也。民之所以戰者。氣為主也。氣充實則能與敵戰。氣為彼所奪。則敗走矣。氣實者靜也。治也。飽也。佚也。

氣奪者飢也。勞也。亂也。喧譁也。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

廟勝ハ廟算敵ヨリモ多キナリ。受命ハ將ニ命ズルニ敵將ヨリモ知ル

多キ者ヲ以テスルナ
リ、險垠ハ江河ヲ越エ
ナドシテ進ムナリ、舉
陳加刑ハ行陣ノ嚴整ナ
リ。

衆不審ハ將ガ衆人ノ心
ヲ審ニ知ラザルナリ。

將令屢變ズルヲ忌ム、
故ニ小過ニテハ令ヲ改
メズ、小疑ハ心(中)ニ
存セズ。

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險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未加入兵未接戰。而所以能奪敵者有五事。初一日。廟勝之論。即孫子所謂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之義。次二曰。受命之論。即太公論立將之義。次三曰。險垠之論。垠是岸也。即太公所謂越江河。渡溝壑之義。次四曰。深溝高壘之論。深溝高壘。所以守而欲其固也。次五曰。舉陳加刑之論。舉陳加刑。所以戰而欲其勝也。此五者。先料敵之強弱虛實。而後可動。此所以能襲敵人之虛。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而奪彼之氣也。
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善令者。能奪人之氣。不可奪於人也。奪人者。吾心之機也。號令者。齊一衆心者也。衆人之心。吾不能審而察之。則是非邪正不分。而事必數更。變事數更。變則號令雖出。衆人亦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衆人亦不疑。二於聽。二亦疑也。動無疑惑之事。則衆人亦不疑。二其志。言上之令。一則下之聽。自專上之事。一則下之志。自定。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亦未有不先得其力。而能致衆人之死戰者也。
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

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親愛則仁之用也。以飢易飽。是飢可易而為飽也。國家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而為生。孝者。善能事親。慈者。善能字幼。廉者。守己以不貪。恥者。羞己之不善。以死易生。是雖處死地。可易為生也。謂上能以道率下。則下以死事上。即孫子所謂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同死。同生。孟子所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義。
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

律其身。即李衛公所謂愛設於先。威加於後之義。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率身以激勵衆士。如一心之使四肢也。志不激勵。則士不死節。士既不死節。則衆必不可用之而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

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
士衆之道。民之生命。不可不厚也。厚生。即書所謂利用厚生是也。官爵班列之等。死亡喪葬之親。民之所謀。為者。不可不章顯之也。必也。因民之所生而制節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之類是也。因民所謀為而章顯之如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及喪禮衰功緦麻之有服棺槨衣衾之有制之類是也。分田制祿之以實飲食聚會之相親使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國使什伍之人如親戚之相救卒伯之士如朋友之相信止如堵不旋踵言務勝而不務北此乃本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國土地所以養民也城池所以守地也戰圍所以守城也故務耕種者民不饑餒務固守者地不傾危務戰圍者城不被圍三者乃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國本務者唯兵最為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事焉委積不選簡則衆不强器用不完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節則衆不畏務此五事靜能保守其所固動能成就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

攻以ノ誤ナルメシ。

倉府ハ君ノ倉府ナリ。不時日ハ陰陽說ヲ用ヒザルナリ。

重陳欲堅發欲畢鬪欲齊。國夫以居守之法而較攻出之法則居守欲持而進○愚按居攻出上下恐有闕文誤字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國王者之國務富其民霸者之國務亡之國止富倉府言不肯周貧恤匱勞賞軍士如後唐莊宗之類是也所謂上滿而下漏禍患無所救矣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國故曰舉薦賢德任使才能不用時日支干而事自利申明法度審察號令不用著龜卜筮而自獲吉貴有功者養有勞者不用禱祠神明而自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國又曰天時地之利得地之利不如得人心之和聖人所貴在人事而已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地利謂險阻城池之固人和得人心之和也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國夫勤勞之師將必以身先之盛暑之月不張設傘蓋隆寒之月不重襲衣服遇險阻之地必先下步三軍鑿井既成而將然後飲三軍炊爨既熟而將然後飯三軍之壘既成而將後舍或勞或佚必以身與士卒同之若能如此出師雖久而不老不弊如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敵於河上久而不

召師散而歸。此蓋不與士卒同甘苦也。

攻權第五

攻權者攻人之權法也。攻人而知權變之法。則攻而必取矣。故取書義以名篇。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

國兵以安靜無譁而勝。國以專一無二而勝。兵

之力分者則勢弱。將之心疑者則下背。

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

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訶。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鬪。

夫兵力弱則進退不雄豪。縱敵而不能擒矣。將吏與士卒動靜猶一身也。上下將帥者無修整之容。為士卒者無常試之職。發動攻人必至敗衄。是謂急疾憑陵之兵。不足與戰鬪耳。

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

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

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實。則四支百節必有力。其心動以疑。則四支百節必違背。夫為將帥者。不以心制下。為士卒者。不以肢節奉上。雖勝敵。但僥幸而勝也。非攻權之道也。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

夫民無兩畏者也。畏我必輕侮於敵。畏敵必輕侮於我。所謂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是也。將見輕侮於下者。敗。將能立威於上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

凡將帥能其立威之道者。吏必畏懼其將也。將指大將而言。吏如春秋其將者。民必畏懼其百職事之吏也。民畏懼其吏者。敵必畏懼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

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圖是故能知勝敗之道者。必先要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士卒之心者。不為上者之能立也。能愛故心不二。有威。故下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矣。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

前事在未兆。

圖與人戰。不能必勝。不可以言戰。陳之事。攻人之城。豈不能必拔。不事在於未兆。謂信當先期而孚。於人。事當未兆而預防之也。

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圖故士衆已聚。不虛散也。必欲成事立功。兵卒已出。不徒歸也。必欲破軍擒將。求敵人如

異口。即力分。力分。則心疑。心疑。則力弱。力弱。則勢弱。勢弱。則下背。下背。則事不成。事不成。則國危。國危。則君死。君死。則國亡。國亡。則天下無君。天下無君。則天下大亂。天下大亂。則天下無寧日。天下無寧日。則天下無樂事。天下無樂事。則天下無樂人。天下無樂人。則天下無樂國。天下無樂國。則天下無樂天下。天下無樂天下。則天下無樂。

信子立。即力分。力分。則心疑。心疑。則力弱。力弱。則勢弱。勢弱。則下背。下背。則事不成。事不成。則國危。國危。則君死。君死。則國亡。國亡。則天下無君。天下無君。則天下大亂。天下大亂。則天下無寧日。天下無寧日。則天下無樂事。天下無樂事。則天下無樂人。天下無樂人。則天下無樂國。天下無樂國。則天下無樂天下。天下無樂天下。則天下無樂。

民無兩畏者也。畏我必輕侮於敵。畏敵必輕侮於我。所謂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是也。將見輕侮於下者。敗。將能立威於上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
凡將帥能其立威之道者。吏必畏懼其將也。將指大將而言。吏如春秋其將者。民必畏懼其百職事之吏也。民畏懼其吏者。敵必畏懼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
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圖是故能知勝敗之道者。必先要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士卒之心者。不為上者之能立也。能愛故心不二。有威。故下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矣。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
前事在未兆。
圖與人戰。不能必勝。不可以言戰。陳之事。攻人之城。豈不能必拔。不事在於未兆。謂信當先期而孚。於人。事當未兆而預防之也。
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圖故士衆已聚。不虛散也。必欲成事立功。兵卒已出。不徒歸也。必欲破軍擒將。求敵人如

全氣勝兵皆敵ニ就キテ云フ、補ノ説從フベシ。

應不得已トハ已チ得ズシテ後ニ應ジ、我先ヅ動カザルナリ、待テ後ハ人ノ兵ヲ起コスヲ待チ、人ニ應ジテ起ツテ貴ブナリ、私怨ニヨリテ輕ク兵ヲ用ヒルヲ戒ムルナリ。

服則失ハ三勝ノ兵ヲ以テ人ニ服スレバ則チ勝チ失フトナリ。

求逃亡之子、必務獲也。擊敵

人如救沈溺人、必務濟也。

挑戰者、無全氣。

鬪戰者、無勝兵。

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

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

言非全也。

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

刃、不求勝而勝也。

進也、合角者、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

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

故五人而伍、十人而

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

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故凡集兵

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

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

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

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

降。

已集將已至、然後深入其地、交錯越絕、其道路、棲其大城、大邑、使吾士卒、登敵人之

城邑、逼敵人之危險、彼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之處、據守一城邑、而數道隔絕、吾從

而攻之、敵將帥惶恐、不能相信、吏卒疑懼、不能相和、齊之以刑、又有不從者、則我必能敗之。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朝死云ハ吾兵ノ死スル者ハ直ニ人ヲ以テ代フルナリ、審將ハ敵將ノ智愚勇怯ヲ察スルナリ。

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

言非全也。

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

刃、不求勝而勝也。

進也、合角者、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

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

故五人而伍、十人而

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

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故凡集兵

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

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

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

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

降。

已集將已至、然後深入其地、交錯越絕、其道路、棲其大城、大邑、使吾士卒、登敵人之

城邑、逼敵人之危險、彼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之處、據守一城邑、而數道隔絕、吾從

而攻之、敵將帥惶恐、不能相信、吏卒疑懼、不能相和、齊之以刑、又有不從者、則我必能敗之。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尉繚子直解 攻權

敵人救援未至而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答未張。則雖一城已降服矣。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

圍若敵人關津橋梁未會開發。要塞之處未會修理。城之溝塹樓櫓依倚而為險者。未嘗施設。渠答之具。未曾張布。則雖有城無守備矣。渠答木螳螂。鐵蒺藜也。遠堡之兵未入。戍邊之客未歸。則雖有人如無人矣。六畜在野者未會聚集。五穀成熟者未會收穫。財用在外者未會斂藏。則雖有資如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財盡者。我當因其空虛已攻擊之。

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圍兵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與我接刃。而我能致之。即此之謂也。獨出獨入。言無敵也。

守權第六

圍守權者守城之權法也。守城而有權變之法。則守而必固矣。故以名篇。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

圍非善守者也。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近不設郵亭障障。遠不據城郭邊圍。以禦戰。非善者也。

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害廩。

圍入地曰窖。蓄積曰廩。民問貯糧食者收入城中。

毀拆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

圍毀拆城外室。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見傷殘之甚。

攻ムル者ヲ主トシ守ル者ヲ客トシテ言フ。

十人トハ守兵ノミノ數ヲ云フ。

而世將弗能知。

圍凡務守者若進而不據郭圍。退而不設亭障。欲以禦敵而戰。非善用兵者也。郭外城也。圍邊鄙也。進不郭圍。如馬謖舍水上山。不據城是也。障藩蔽也。退不亭障。如頡利不虞李靖之至。而為彼襲破之是也。豪傑之人。英俊之士。堅固之甲。鋒利之兵。與勁弩強矢。盡在城郭之中。乃收害廩之粟。毀拆室廬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及半焉。敵來攻者。被傷之甚也。然而世之為將者。弗能知其守法如何耳。

夫守者不矢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

圍夫守者欲不失其險者也。固守之法。每城一丈當用十人守之。工作器用。炊爨飯食。皆不干與焉。出戰者不守城。守城者不出戰。欲其力專也。一人而當十人。十人而當百人。百人而當千人。千人而當萬人。則我之勇勝於敵矣。故為城郭者。非但勞費於民。積聚土壤也。誠為固守。而為此城與郭也。

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圍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一丈用十人。千丈故用萬人。池深浚而廣闊。城堅固而博厚。士民完備。薪食給足。弩堅而矢強。矛戟又稱之。此固守城之法也。

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

圍攻城之卒。不下十餘萬衆。其在外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若在外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不可無外援也。

若彼城

救誠ハ援兵信ニ來リ救
フナリ。

強弱皆必死ナリ期シカテ
併セテ戰ハシム。
十萬ハ城ヲ攻ムル兵ナ
リ、頓ハ壞ルナリ。
出據要塞ハ城兵ガ援兵
ノ來ルヲ見テ出テ要
害ニ據ル也、救其後云
云ハ援兵進ンテ攻者ヲ
擊タズ、但守者ノ後ヲ
救フ、而テ攻者ノ糧道
ハ絶ツ勿レ、之ヲ絶タ
バ攻者力ヲ合セテ急ニ
城ヲ攻ムベクレバ也。
示之不誠ハ攻者ニ誠ニ
救フノ意無キ形ヲ示シ
テ之ヲ欺クナリ、救者
故意ニ弱ヲ示シ老ヲ前
ニシ、壯ヲ後ニスレバ
攻者侮リテ擊タズ、守

者ハ必死ナリ期シテ出テ
戰フ、此ニ於テ守救ニ
軍相應ジテ攻者ヲ破ル
ベシ。

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固扞蔽以自衛盡其資財血力而守之也。城

者其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固若彼城堅固而救者又誠其城盡資財血力而守之誠言可守之而踰一周也。若彼城堅而救

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陣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

害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

強矢并於前必廢毀瘠者并於後。固若彼城雖堅固而救者不誠心則雖愚夫蠢婦無不守陣而泣下此

人之常情也遂開發其害廩之粟而救撫之則亦不能止矣必鼓進其豪傑英俊之

人使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力於前必廢毀瘠之人并力於後期於出戰務在必勝

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

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

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

權之謂也。固若十萬之衆頓於城下救者必能開其圍守者必能奮而出出據要

此乃救而伴示之不誠也伴示之不誠則顛倒敵人而待之者也後用其壯士前用其老弱

彼敵無擊我之前而墮吾之術守者亦皆出戰而夾擊不得而止矣此乃守城權變之謂也

十二陵第七

敵國矣故以名篇將帥有威有惠識機善戰善攻能守無過
無困敬慎多智能除害能果斷十二事全備將帥多悔作孽偏私又多不祥不
度不明不實固陋禍害危亡之事則卑鄙怯弱救敗之不暇況敢憑陵敵國乎
此二十四事而只以前十二事為十二陵也其說未知是否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

意表守在於外飾。固立威在於不輕易變動施惠在於因時布恩機謀在於應

難禦固守務在飾其外飾其外則難測。接事務戰鬪在治士衆之氣攻擊在出敵之意表出意表則

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固動無過舉者在於

者在於豫備之周敬慎在於畏其小者小者尚畏則大者可知智謀在於治其大者大者能

治則小者可知除國之害在於敢斷如唐憲宗能斷而平淮西是也得衆之心在能以已屈

下於人如燕昭王之於郭隗是也此以上十二事為十二陵也。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

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閒不

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

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固作事後悔在因任用其所疑謀作孽在於屠戮其無罪偏枉在於多私心不祥在於惡

聞自己之過失不祥身不迪吉也不度在於殫竭人民之財不度者無簡制也不明在於聽受讒邪離間之言不實在於輕易發動不實者事不務實而輕發也固陋在於雖去賢德之人離賢則不聞善言所以執固鄙陋也禍生在於愛好貨利如紂積鹿臺之財而亡國之禍生智伯貪蔡皋狼之地而殺身之禍生是也害起在於親近小人小人妨賢病國背公黨邪人君近之皆能為害如唐玄宗用李林甫唐德宗用盧杞為害豈小哉亡滅在於國家守備無策危殆在於主將無號令此十二陵之反也

武議第八

武議者議論用武之道也。以內有武議二字故取名篇。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凡行兵不攻擊無過之城不誅殺無罪之人夫殺戮人之父兄利他人之財

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亂之人禁止為不義者

也兵之所加使為農者不離去其田業為商賈者不離去其肆宅為士大夫者不離去其官府所以然者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附焉如晉文公伐曹顛頡頡負

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

萬乘之國務農戰千乘之國務救守百乘之國務事養

市ハ市稅ヲ收メテ軍資ニ充ツルナリ。

誅ヲ重クシ賞ヲ輕クスルハ尉繚子ノ主義ナリ。

將ノ鼓ヲ擊チ方一ツニテ勝敗存亡決ス故ニ將ヲ重クシテ賞ヲ輕クスル可ク。

萬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一萬乘者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一千乘者其於百乘做此農戰者且耕且戰也救守者修整守備也事養者喜於養民也務農戰者不外索他人之權言權自足也務救守者不外索他人之助言器自備也務事養者不外索他人之資言財自足也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

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夫出而器械不足以戰入而軍資不足以守者治之以市塵之稅收取財貨所以供給城守之具也萬乘之國若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言市亦可以取貨而供百乘之用也市者

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

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凡誅殺者所以章明威武也誅殺一人而三軍震動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悅者殺之貴在大賞之貴在小罪當

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威武也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

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大將提鼓揮枹臨大難決戰於目前使士卒兵相接而刃相角若鼓之而得其當軍必勝

市ハ百貨萃マ、他國ノ風ヲ聞キ他國ノ物ヲ見ルベキナリ、故ニ視無見云ノ語アリ。

市ノ利ハ出ヅルトコロアリテ官市ヲ主トシ、利ヲ上ニ收ム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ニヨリテ國貧シ。

訂メテ出テ戰フヤ甲冑新ナリ、日久シクシテ

則賞功於朝立名於世鼓之而不得其當軍必敗則身死於敵而國亦亡是國家之興亡士衆之安危應效在於枹端人君奈何無重將也枹擊鼓槌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枹夫提鼓揮

功者臣以爲非難事也枹兵相接而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渠答而守國蒙衝戰船也渠答

鐵蒺藜也無此二者是謂不善攻守之軍視無所見聽無所聞由國中無市法也故其用有不足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百貨之官平估物價市物

日食菽三斗人猶有饑色馬猶有瘠形者是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典之法也夫提携天下之節制而不置主典百貨之官不可謂之能戰者也○按尉繚治市之說不過倍克聚斂以富國強兵耳亦商鞅之學也後世如漢武帝時左庶長桑弘羊令更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賣貴買賤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遂致天下財用豐足武帝巡狩所過賞賜金帛巨萬計皆足取焉而卜式因早請誅弘羊者誠以倍克之臣爲國斂怨聖帝明王焉肯用之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虱者必爲吾所效用也鷲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

蟣虱生ズ、而シテ兵猶ホ散セザルモノハ、之ヲ感奮セシメテ吾ガ爲メニ力ヲ效サシムルモノアルニヨル出生ハ生地ヲ出テ死地ニ入ルナリ。

原本得ノ字無シ、今別本ニヨリテ之ヲ補フ。

出生也後有憚也起兵能使士卒甲冑之中生蟣虱必爲我所効用者畏將之威而不敢不盡力也如鷲鳥之逐雀有襲人之懷者有人

人之室者非出生而願就其死亦後有所畏憚乎鷲鳥耳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得此合也太公望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先祖嘗封於呂

故又曰呂尙時年七十餘歲屠牛於朝歌朝歌紂所都也賣食於盟津盟津即孟津也過七十有餘而主不聽用人人皆謂之狂夫聞文王作興乃西歸於周釣於渭水西伯出獵遇太公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文王崩子武王立乃東伐紂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太公善於武議安能與文王武王如此之合也

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良馬有鞭策則千里之遠道可致賢人有合於人君治世之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

而然也周武王東伐紂師渡盟津右乘白旄左仗黃鉞敢死之士三百善戰之士三萬商紂之陳億萬衆又有飛廉惡來二將多力善走身先以戟斧遇戰陳開道百里周武王乃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紂之兵前徒倒戈自相攻殺遂勝商而誅紂無他祥異也在人事之脩與不脩而然也人事即武議也今世將考

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

功臣以為難。闕今世為將者不修人事徒務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以視吉凶觀

也如甲子旬以戌亥為孤以辰巳為虛之類是也咸池凶星陰陽家以寅午戌月忌卯為咸

池已酉丑月忌午為咸池申子辰月忌酉為咸池亥卯未月忌子為咸池是也龜兆者用龜

卜其吉凶之兆也星辰者五星十二次也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

子心倒慧柄出戰而勝齊是也制於人力之強弱不制於天如劉裕以往亡日出軍而勝燕公

狹而破秦是也或曰不制於人如宇文泰不以高歡兵衆而設奇取勝蕭王不以王尋勢盛而親

犯中軍是也蓋前說是無敵於前後說是無主於後於義皆通故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

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闕故兵者凶惡之器也爭者悖逆之德也

無天於上即上不制於天也無地於下即下不制於地也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即中不制於

人也以一將而提數萬之兵其威之猛如狼如虎其行之疾如風如雨其聲之烈如雷如霆

而不可測也此所以天下聞之而皆驚焉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

不時日ハ事ヲ擧グルニ
時日ノ吉凶ニ拘ハラザ
ルナリ。

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闕勝兵之形有

性至柔弱者也然有所觸丘陵必為之崩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

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闕今以莫邪之鋒利犀兕之堅

為正則天下諸侯莫能當其戰矣莫邪劍名犀兕皆獸名故曰舉賢用能不時

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

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

已。闕故古人有言曰選舉賢德之人任用才能之士不必拘以時日而事自利修明法度

祠而自得福古人又曰天時之順不如地利之險地利

之險不如得人心之和古之聖人但敬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

將ハ士卒ノ死ヲ致サシ
コトヲ求ム、而シテ又
士卒ノ我ヲ尊バンコト
ヲ求ムルハ是レ過ギタ
リ、將ハ士卒ノ力ヲ竭

サソコトヲ求ム、而シテ又其ノ我ヲ禮センコトヲ責ムルハ甚ダシキナリ。己ハ將自ラ言フ、己以煩ハ己ノ故ヲ以テ士ヲ煩スナリ。

三軍ノ多キナシテ堂堂ノ列ヲ成サシメ、一舍ニテハ不可ナリ、必ズ三舍ヲ列乃チ正ナリ。

無己以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闕故古者介冑之士不令之拜者示以無為己煩勞何也。夫煩擾於人而欲其死命竭其力為我之用自古至今未嘗聞也。將受命之日

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闕夫將受命之日則也。張設三軍次宿於野。則忘棄其親。謂不有其親也。忘其家謂不有其家

也。臨敵決戰。援枹而鼓。則忘棄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

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

非將事也。闕吳起臨戰。左右之人進劔。欲起用之而戰。起曰。大將專主旗鼓。麾之左

無敗。此將之事也。若夫一劔之任。非將軍之事也。昔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令諸將曰

若輩望吾旗而戰。吾颯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颯三至地。則萬衆齊一。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及

戰。郝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少却。光弼

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颯其旗。諸軍奔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遁

去。春秋時晉伐齊。晉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予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

勉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

所長而用之。敵白者聖之。赤者赭之。闕三軍既成行列。一舍而後成

三舍。舍三十里也。三舍九十里

之外。如決川源。莫之能禦。望敵在前。各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吾則聖之。聖所以為白者

也。敵赤者吾則赭之。赭所以為赤者也。聖白色土。赭赤色石也。闕敵用白。吾亦以白飾之。敵

用赤。吾亦用赤飾之。欲以混其旗物。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踰行而前。獲取雙

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

是也。非吾令也。斬之。闕吳起與秦人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踰行而前。獲取雙

斬。起曰。材士則是也。但非吾之號令。乃斬之。

將理第九 闕將理者。為將之理也。篇內皆言理斷訟

獄之事。而首又有將理二字。故以名篇。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

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闕凡將者。理斷事務之官也。萬物之主

於一人。故萬物至而能制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

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闕君子

囚人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去追也。故善

審囚人之情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

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闕若嚴刑峻

囚人ニ親近詳察シテ曲直正邪悉ク得、故フベキハ救フ、故ニ囚チ五歩ノ遠キニ救ハズ、罪無キ者ナラバ鉤矢ヲ以テ射ル者モ追論セズ。情ハ實情ナリ。

理官ハ裁判官ナリ。

千金云云ハ賄賂ニテ裁
判ナ左右スルコト云フ
關ハ關節ヲ通ズルコト
即チ法官ニ請託スルナ
リ

聯ハ連累株連ナリ。

妄リニ無辜ノ人ヲ申シ
立テテ連累タラシムル
ハ四人ノ常情ナリ。

情則雖國士無情者亦有。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

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

用一銖。圖今世諺有云。有千金者不死。有百金者不刑。言以賄賂而求免刑罰也。試

一銖。言智無所施。聽用臣之術。使人雖有堯舜之大智。不能關一言。家雖有萬金之富。不能用

而金無所用也。今夫決獄。小囹不下十數。中囹不下百數。大囹

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

事。所聯之者。親戚弟兄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

圖今夫斷獄。小囹不下十數人。中囹不下百數人。大囹不下千數人。千人關聯百人之事。

百人關聯千人之事。千人關聯萬人之事。其所以關聯之者。皆親戚兄弟也。其次者皆婚姻

之親也。又其次者皆知識故人也。獄者確也。實確人之情僞也。早陶所作。字從二犬。取其善

警吠正禦也。囹者領也。囹者禦也。領錄囚徒而禁禦之。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婚。父

曰。婚。女。父曰。姻。婦。女。因。人。而。成。故。曰。姻。又。婦。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

大夫無不離宮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圖是為農者

業。賣物者無不離其肆宅。士大夫有職者。無不

離其官府。如此關聯良善之民。皆囚人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

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圖兵

法有

圖均平井地。擗節賦斂。是將欲

取民。故必與民之權度也。程限

其惡者。以正明此法度。乃會計萬民之器具也。賞善罰惡。則善者勸。而惡者戒。所以會計萬

民之器具也。此亦作比。法有本條曰。正法當擬並曰。比

即尚書比罪之比。以正比國法之會。為較計萬民之具。

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圖均平井地。擗節賦斂。是將欲

取民。故必與民之權度也。程限

其惡者。以正明此法度。乃會計萬民之器具也。賞善罰惡。則善者勸。而惡者戒。所以會計萬

民之器具也。此亦作比。法有本條曰。正法當擬並曰。比

即尚書比罪之比。以正比國法之會。為較計萬民之具。

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圖均平井地。擗節賦斂。是將欲

取民。故必與民之權度也。程限

其惡者。以正明此法度。乃會計萬民之器具也。賞善罰惡。則善者勸。而惡者戒。所以會計萬

民之器具也。此亦作比。法有本條曰。正法當擬並曰。比

即尚書比罪之比。以正比國法之會。為較計萬民之具。

會計民ハ民ヲ較ベ計ル
ヲ云フ。

程ハ工事ニ日限ヲ定メ
テ其ノ功ヲ察スルナ
リ。

怪淫ハ人ノ非望ヲ起シ
テ惡事ヲ爲スヲ云フ。

原官第十

原官者推原為官之道也。以篇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

事之所司。主為治之根本也。制者即官之制。分四民而職司

之治之所以分屬也。四民者農工商賈各有職主之業也。貴爵富祿必稱尊

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此法。會計民之具也。

尊卑之體也。如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是也。好愛其善者。懲罰

其惡者。以正明此法度。乃會計萬民之器具也。賞善罰惡。則善者勸。而惡者戒。所以會計萬

民之器具也。此亦作比。法有本條曰。正法當擬並曰。比

即尚書比罪之比。以正比國法之會。為較計萬民之具。

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

工人預備器用。使匠工各有其功效也。井地者一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而以中一百畝

為公田也。均之者蓋欲正經界。而分田制祿也。賦斂者兵賦。畝稅也。兵賦如周制。一甸六十

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畝稅如周人百畝而徹是也。節之者蓋欲

節用而薄其稅斂也。匠木工也。工如周禮。工金之工。工玉之工。是也。程之者定其程限。而不

使曠工廢事也。器用者國家內外所用之

器也。備之者預先為之。不致臨時有失也。分地塞要。殄怪淫之事也。

操也。

也。修明法度。稽其效驗。乃主上之所操執也。

明主守等輕重。臣主

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也。

明察主守之賢否。等別百職之輕重。入臣所主之權也。一作

代主之權。明賞賚以勸有功。嚴誅責以罰有罪。止息奸惡之術也。

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下達上

通。至聰之聽也。

審察開塞之原。恪守畫一之道。此為政之至要也。下之情得無所不聞也。聽者耳之所司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功也。

無所不聞也。聽者耳之所司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功也。

國力勒二音。○知國家財貨有無之數。十分而用其一分。乃

量入為出之法。仿者什一也。言以什一之數。而計算其有無也。○一云。仿民之力也。取彼國錢糧有無之數。而知而計之者。乃用其民之力。不得不愛者也。

知彼

弱者。強之體也。知彼動者。靜之決也。

知彼軍之怯弱者。以吾有強之體也。吾強則知彼之弱。知彼

軍之欲動者。以吾守靜之果決也。吾靜則知彼之動。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

之會也。

官設官分職。文武並行。惟王者為政。用此二術也。古者文武一道。至此則文天子之會者。天子用之。以會諸侯也。遊說閒課無自入。正議之術也。

天子之會者。天子用之。以會諸侯也。

遊說閒課無自入。正議之術也。

遊說之詞閒課之語。無自而入於

耳。以吾能持正大議論之術。故不能入耳。

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王之命也。

諸侯有謹守禮法。君主下民。繼先世。乃順承天子之命令也。

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

更改國號。移易常度。違背天子之明德。故於禮得以征伐之也。號一作造。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

無商賈。何王之至也。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

官無事治者。言官無事可治。人化於善也。上無慶賞者。言民皆善而無所事于慶賞也。民無獄訟者。言民皆不為惡也。國無商賈者。言民皆務本而不趨末也。何王之至者。言何其王道之極至也。明舉賢才。達之於上。在王者之垂聽也。○何王之至。言何王之至其國而伐之。明舉作明舉其制。上達於君。在王採聽焉。

治本第十一

治本者為治之根本也。以篇內有治失其本四字。故取治本二字。以名篇。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

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一事。則有儲蓄。

繚子設為問答之辭云。凡國家治人之道如何。曰。非稻黍稷麥菽五種之穀。無以充其腹。非絲帛麻布。無以蓋其形。故充飽其腹。有五穀之粒。掩蓋形體。有絲麻之縷。為夫者在外。而事

其芸耨。為妻者在內。而事機杼。使民但務農桑之業。無二其事。則國家倉庫有儲蓄矣。一作民無此二事。則安有此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

事。女無綉飾纂組之作。

夫者無使為雕文刻鏤之事。雕文刻鏤。傷農事也。為女者無使為綉飾纂組之作。綉飾纂組。害女

工者也。雕文者。雕琢為文也。鏤鋼鐵也。以鋼鐵刻鏤成文也。綉飾刺綉於衣飾也。纂組纂緣於組紼也。

木器液。金器腥。

器有津液。

金之為器。有腥。此即雕文刻鏤之器。用以盛飲食者。聖人不為也。

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

二事ハ耕織以外ニ奇巧ノ事ヲ為スヲ云フ。

木ニテ作リシ器ハ液ガ出テ、金ニテ作リシ器ハ金氣ノ臭ガアル、故ニ之ヲ用ヒズシテ、專ラ土器ヲ用フ、是レ同

時二民ノ力ヲ無益ニ費
サヌコトトモナル、疑
ハ撃ツナリ、埴ハ粘土
ヲ固メルナリ。
金木云云ハ金ヤ木ニテ
器ヲ作リ之ニ裝飾ヲ施
スヲ人ノ衣服ヲ着タル
ニ比シテ云フ、即チ金
ヤ木ハ寒サヲ知ラヌモ
ノユエ人ガ衣服ヲ着ク
ルヤウニ裝飾ヲ衣セル
ノハ無益ノコトナリト
ナリ、解ノ一説ハ非ナ

天下無費

圖故古之聖人飲於土食於土謂飲食皆用瓦器也故令陶人埴埴以爲飲食之器用天下無雕鏤纂組之費矣埴者擊也埴者粘土也

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

圖今也金木之性不知有寒而皆衣之給以菽粟當時魏侯僭王上下習以奢侈金木之器衣以繡飾馬牛皆給菽粟尉繚故言此是國家之治失其根本而宜設制以禁之也○金木之性不寒云寒固不可以無衣乃其時未至於金寒木落

而遂衣文繡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

圖春夏爲夫者出於南畝以務農業秋冬爲婦者練於布帛以勤女工則民不貧困矣今爲民者短褐不能蔽其形糟糠不能充其腹是本業之不修而徒于其末者治之也短童豎所著短衣也褐毛布賤者之服也

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

圖古田無肥磽沃瘠之分而皆有收穫人無勤勞怠惰之等而皆足於用今則不然何古人獨得而今獨失耶絲今人雖耕而或不能終竟於畝畝雖織而日斷乎機杼若此奈何其不饑寒也以此觀之古者耕蠶之治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

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

圖夫所謂治者使民心皆無私則雖天下之廣視爲一家而夫無私耕婦無私織共寒其身之寒共饑其腹之饑故譬如一家之中有子十人亦不爲之加一飯有子一人亦不爲之損一飯民俗如此又焉有喧譁呼號

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在其爲人上也

圖民習相效以輕薄佻巧則私欲之心興爭奪之患亦起矣則其始也不過橫逆生起於一夫而其究也則民家私飯皆有儲積之食民家私用皆有儲積

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

圖善爲國政者執其法制使民無私無爲非法者矣

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

圖求根本緣飾以理使政出乎一道則民之欲心去而爭奪止囹圄之囚空虛原野之民充滿倉廩之粟盛多安定庶衆懷柔遠人在外無天下之難在內無暴亂之事此治平之至也

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

圖蒼蒼之天莫知其道妙之極自古人君爲帝爲王者果誰爲之法則乎蒼蒼者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也天以其形體

言也。莫知其極。即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帝五帝少昊。顯頊高辛。唐堯虞舜也。王三王。夏禹商湯。周之文武也。往世不可及者。謂已往之聖賢。不可得追及而師法也。來世不可待者。謂將來之聖賢。不可得預待而效學也。然今之為君者。又何求乎。反求其在己者。而克盡治民之道而已。圖已往之聖賢。不可追而師法。將來之聖賢。不可俟而效學。亦惟求諸吾心之極已耳。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敘。四

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圖所謂天子者有四焉。一曰神明。神明者神妙昭明。變化莫測。如帝堯乃聖乃神是也。次二曰垂光。垂光者垂示光華。著顯天下。如文王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次三曰洪敘。洪敘者洪大人倫之叙。如洪範所謂彝倫攸叙是也。四曰無敵。如孟子所謂天下無敵是也。已上四者皆聖天子之事也。

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圖在野之物。雖奇不可為犧牲。儒以任大政。色純曰犧。卜得吉未殺曰牲。物野獸也。引此以喻人君之無上四者。不可以為治民之天子也。圖若野物不可以獻宗廟。雜學不可以任大用。則君不舉焉。今

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圖今世說有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是謂無厭之求。三尺之泉。足可止三軍之渴。言三軍知

足也。臣謂人之貪欲。生於無節度。邪僻生於無禁令。貴乎治之者矣。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圖故太上之君。在神化。以無為治之。神者化行天下。神妙不測。如易所謂神而化之是也。其次者因物。因物所謂因民而

教者。不勞而成功是也。其下者在於無奪民農務之時。無損民生養之財。即所謂不違農時。不竭民之財者是也。夫禁必以武而成。賞

必以文而成。圖總結上言。凡禁天下之為惡者。必以武而成。武兵刑也。賞天下之為善者。必以文而成。文德澤也。

戰權第十二 書內有戰權二字。故以名篇。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

先加人者。敵無威接。圖兵法有曰。兵至千人而成權。勢。兵至萬人而成威。武。不能以威與我接。圖權先加於人者。敵不能以力與我交。武先加於人者。敵

與我交也。武以力勝。故不能以威與我接也。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

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

敗。此戰之理然也。圖故用兵之道。貴先制勝於我。則能制勝於敵。弗能制勝於

必往。交互攻擊。相為勝敗。此戰陳之理如此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

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圖夫人之精誠。在乎神明之所主。神明盛則

道之所極。此道字謂兵家戰陳權變之道。極謂道之極致也。有者示之。精誠亦至。心者神明之所舍也。戰權在乎兵

無無者示之。有使敵安所信之。言不可信。我之必有必無。是戰權也。先王之所

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雷刑。圖先王之行事。臣得之傳聞。者任用正人。除去奸詐。存其

慈順之心。以扶弱而決奸。無留滯之刑。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

此ハ我ナリ彼ハ敵ナリ

求ハ敵ヨリ戰ヲ求ムルナリ、見ハ我レ敵ノ乘ズベキヲ見ルナリ、主人ハ我ナリ、陵ハ敵ガ我ヲ陵ギテ戰フナリ、我ハ敵ニ就キテ云フ。

往而不疑ハ我ガ衆一致前住スル意アルヲ云フ、無前ハ敵已ニ氣ヲ奪ハレテ復タ進マザルナリ、明視而高居ハ我ニ就キテ云フ、威之ハ敵ヲ威スルナリ。

偷失ハ軍機漏レテ機ヲ失フナリ。

廟廟等三論ハ制談篇ニ見ユ。

男女ハ家族ノ男女ナリ、公於官ハ身ヲ官ニ覆收スルナリ。

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

圖故知戰道者。必先圖謀。不知止之。敗古者。遂奔不遠。從綏不及。是知止而無敗者也。若龍且龐涓。李陵之徒。是不知止而致於敗者也。何在乎。必往而欲有功。輕進而求與人戰。若輕進而求與人戰。敵反謀止我往路。而敵設謀制勝矣。甚言不可輕進而求戰也。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

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圖故兵法有曰。敵來求我。而挑戰。則從之。主人之勢力。莫敢當而為客者。欲陵之。必喪失其權。而不振矣。○一。凡奪者。無氣。

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圖凡見奪於人。

士卒以氣為主。今先為人所奪。與無氣同也。衆心恐懼者。則不可以守。凡守欲壯吾士氣。堅吾衆心。今衆先恐懼。則心不堅。安可守乎。衆敗北者。是將無人也。無人者。非實無人。雖有其人。不能料敵制勝。與無人同也。三者用兵之道也。若士卒意向。直前往不疑惑。則以兵從之。能奪敵人之意。而使無敢前者。則以兵加之。明吾視而下無所蔽。則可以遠視。情形高吾居而下無所隱。又先占地勢。故可。

其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圖敵入其言。蕩肆而無所謹。且失其陵。而無所依。犯無節而失其制。則破之。必矣。○一。云。軍言貴慎。若不能謹。偷失軍機。其陵犯又無節。其軍必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圖士卒喧雜。如水之潰。如雷之擊。其三軍必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

之。圖必安其危險。去其患難。以智謀果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圖高之以廊廟之論者。廟算必委任。必欲其專也。銳之以踰垠之論者。深入敵境。戰功必欲其成也。如此則敵國可不戰而自服也。

重刑令第十三。圖重刑令者。言行軍重為之刑令也。刑令重。則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圖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以上可以戰守矣。有戰而奔北。守而降。離地而逃衆。命曰國之賊也。戮其身。而殘其家。去其名。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中。男女皆公於官。男為奴。而女為婢。即賜功臣為奴也。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圖自百人以上之將。其所係也。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圖故古先哲王。明制度於前。使上下有禮。重刑威於後。使士衆不犯威。刑重則內畏。主將。內畏。主將。則於外必堅固矣。必無戰北守降之事也。

伍制令第十四。圖伍制令者。伍制有令也。以書內皆論伍制。故以名篇。

尉繚子直解 重刑令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

圖軍中之法制。五人爲一伍。伍自相保也。十人爲一什。什自相保也。五十人爲一屬。屬自相保也。百人爲一閭。閭自相保也。此言伍什屬閭有相保之制也。

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

圖一伍之中。有干令犯禁者。一人能揭之。免於罪。後什屬閭皆然。揭與訐同。首於官之制也。知有干令犯禁之事。而弗揭。全伍什屬閭皆有誅責之罪。此言伍什屬閭有揭罪之制也。

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

圖此言不特兵也。吏自什長揭罪之制。亦必行也。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圖以三軍則什伍相固結。以將吏則上下相聯屬。如是一惡無所容。雖親如父兄。亦不得相私矣。況國人

本非至親。但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之罪。而自私者哉。

分塞令第十五

圖分塞令者。分其地。而塞其處。使不得通也。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

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彰明其塞令。

圖言五軍各有地方分守。又四方周之以行垣。無使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亦有分地。伯亦有分地。皆經營四周之溝洫。而彰明其塞令。

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

圖假使非百人。入之數。無得溷入交通。非其百人之數。而擅入者。伯長得而誅之。伯長容而不誅。與之同罪。蓋百人乃伯長所屬之地也。

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

符節。不得通行。

圖軍中道路縱橫之處。又恐行人有犯者。每一百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之多寡。與地之廣狹。柱道相望。禁止人行。用以清道。若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

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內無干

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奸。

圖采薪芻牧之人。出入皆使成行伍。不成行列者。不得通行。其路若吏屬之人。進止無節。士卒

易明而不亂入於非其所管攝之處也。若能如此，卒無敢依非其吏，吏無敢統非其卒。若將吏見士卒之非，而不詰問，見士卒之亂，而不禁止，其罪亦如之。言與為非作亂者同罪也。鼓行交鬪，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辱衆。踰五行而進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行而前，與敵交鬪，則前行勇而進者，為之犯難，後行怯而退者，為之辱衆。踰五行而前進者，有賞。踰五行而後退者，有誅。所以能知進退先後，法令乃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有經也。

圖故曰：鼓之前如雷霆之迅疾，麾之而動如風雨之暴驟，莫有人敢當其前，莫有人敢躡其後，言其士卒有經令，莫之能禦也。

勒卒令第十八

圖勒卒令者，勒是馬口中銜物，用以勒士卒，而不得誼譁失次也。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鼓鈴旗四者，用之各有法。鼓之則前進，又重鼓則奮而擊，金之則住止，又重金則斂而退。鈴之傳令也，旗麾之而左，則軍皆左，麾之而右，則軍皆右。奇兵則反此道，或假旗息鼓亦可也。

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

一鼓云云，鼓聲二ヨリテ軍ノ行動左右異ナラシムル法アルヲ云フ。商角ハ將ト帥ト鼓ヲ異ニスルナリ。

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

圖擊鼓聲發揚也，卽再鼓也。此言鼓法之不一。

或有一鼓一擊，而軍人左行者一鼓一擊，而軍人右行者，此以鼓聲分左右也。兵行一步而鼓者，步鼓也。十步而一鼓者，趨走之鼓也。音不絕者，欲入東西馳驚爭擊之鼓也。商西方金音也，故為將鼓。角東方木音也，故為帥鼓。小鼓伯長之鼓也。三鼓音同，則將帥伯其心齊一也。奇兵則反此道，以其多錯用也。

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鼓失次者，有誅。

圖鼓音失其次序，不合度者，有誅。士衆誼譁者，有誅。士衆不聽金鼓鈴旗而擅動者，有誅。

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為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三軍教之既成，試之以大閱。閱是天子觀兵也。

圖百人教之戰，教成合之於千人。千人教成，合之於萬人。萬人教成，合之於三軍。三軍之衆，則有分有合，而為大戰之法。

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如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方亦勝，圓亦勝，錯斜亦勝。臨險亦勝。敵在沒而從之，求敵人若求亡子，從之無所疑惑，故能夫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

圖夫用兵在蚤決先定。若計不預先而定，慮不蚤為之決。

則進退之心不定。疑惑之心生而軍必敗矣。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圖上二句言用奇正之常理，然或有奇兵而或先者，有正兵而或後者，此亦制敵之法則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圖今世為將者，不知奇正相變之法，專命而自行也。其舉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圖其舉動本有所疑，而反不疑，其往本有所信，而反不信，其致人本當有遲疾，而不能遲疾，則舉動不變化，此三者為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

圖將令者，大將所行之令也。令嚴則下不犯，而衆心一。衆心一，則能取勝於敵矣。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圖將軍受命之日，人君必先謀於祖廟，然後行其號令。軍皆有分守之職，踰職分而上請者，死。軍中無二令，二令者，誅。稽留君令者，誅。亡失君令者，誅。如宋藝祖以劍賜曹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是也。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

有疑ハ疑フベキトコロ
アルヲ云フ、有信等之
ニ地ズ。

將軍既受君命，則告於衆曰：出國門之外，期以日中，設營表於轅門，期之如過時，後至者，則坐以法。如桓桓與莊賈期，而賈後至，斬之是也。表柱也。轅門者，軍止宿之處，次車以為藩，仰車以其轅表門也。將軍入營，則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圖將軍入營，則閉軍門，清道路，有敢擅行者，誅之。有敢高言諛譁者，誅之。不從號令者，誅之。

踵軍令第二十

圖踵者，足後，追迹也。踵軍，繼後之軍也。首有踵軍二字，故以名篇。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熟食。圖行負熟食者，欲速至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為之戰勢。圖先享士者，羣飲為歡，增其戰勢也。是謂趨戰者也。圖所謂踵軍者，相去大軍一百里，期於會戰之地，為三日熟食。前大軍而行，為戰陳會合之表。饗食士卒，使為戰陳之勢，此所謂趨戰之法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圖興軍者，前踵軍而行，會合表柱乃起。相去大軍一倍其道，踵軍去大軍百里，與軍比踵軍加一倍也。故興軍又與踵軍相去百里，期於會戰之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陳之備。分士卒據守要害之地，戰利則追其敗。